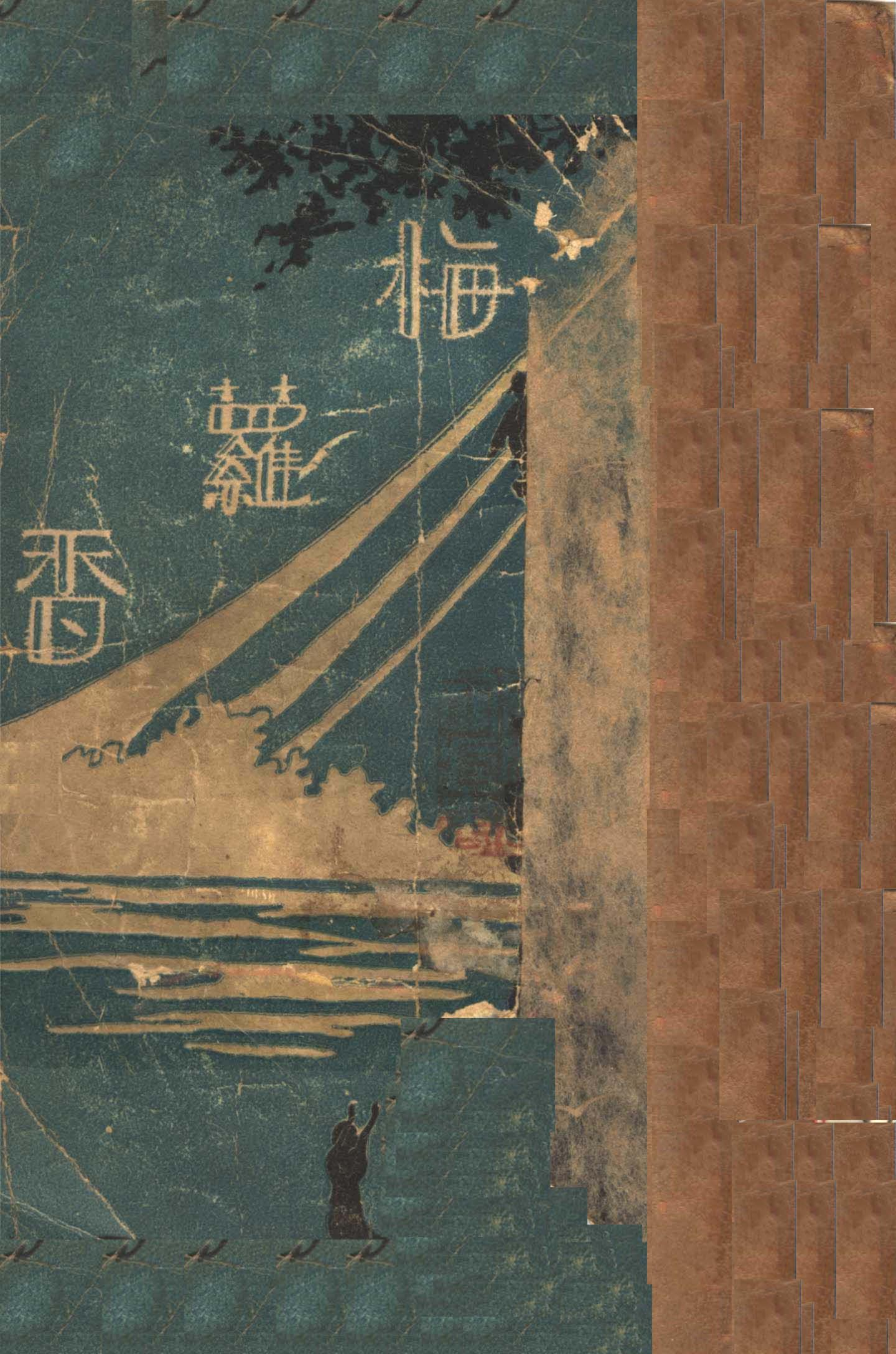


梅

雜

香



香 蘿 梅

著 寇 爾 華

譯 隆 德 願

店 書 明 開

1 9 2 7

一九二七年七月出版

梅 蘿 香

實價大洋伍角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Eugene Walker

譯 者 羅 德 隆

發 行 處 開 明 書 店

文學週報社叢書

發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

引 言

原作者 Eugene Walker 美國中部人。報館訪事出身，也曾做過跑馬頭的戲班子經理。近二十年來，專事編著戲劇，前後有十二部；此爲一九〇八年的作品。

他的戲都帶着鬧劇的色彩，很富於刺激性。這本戲卻是描寫繁華場中墮落女子種種生活的社會劇。

有人說：『社會劇對於人生的態度，總是近於偏激，不能十分公允。攻擊一種罪惡，固然甚有力量；然而試想原告是編劇者，見證也是編劇者，辯護也是編劇者，審判也是編劇者；所有事實證據，都是編劇者一人捏造，未免令人不服了。』此論我卻不以爲然，社會劇的好處，是教人多曉得點世故人情，說道「原來世界上，竟有這種情形。」最要就是不肯情理。事實本來不妨變更，但也不是憑空捏造；乃是依據情理，依據社會現狀而捏造的。

有人說：『這齣戲中偶然相值之事太多，羅香的環境太苦；別的女子，未必會有同樣的閱歷。』此論我也不以為然。都市中窮女人多，看了奢華的快樂，不免都有幾分眼熱。而且都市中富男子也多，對待女子，絕沒有絲毫同情。除非女子能供給他們快樂，纔肯出相當的代價。這種環境壓迫，金錢引誘，並非羅香一個人獨有的惡運，乃是都市中數十萬年輕女子普通的境遇。像羅香這樣貪圖安逸，不耐勞苦，天生是做人家的外室，做妓，做妾的胚料，決不會不墮落的。她可算得上海社會中，一個常見的女子，處尋常的環境，也同尋常女人，祇揀女人最容易的職業去做，得到常有的結果而已。所以真是悲劇。

寫羅香處處見得是個意志薄弱，沒有膽量的女子。她說上進的話，存改過的心，都不十分真誠，祇是一時的起勁。她失節說謊，尋死駭人，都做得出；後來索性橫了心，胡爲去了。然而她並不是故意作惡，實是不能爲善。她也覺得對不起馬子英，但她的確看得這種事很輕。既肯委身相從，其餘何必計較得，這是女子常有的心理。她們始終不了解道德的真義，和愛情的真義，愚得可憐，錯得可憐。所以觀衆對羅香，還有幾分同情。

編劇應使觀衆對於主要角色表同情；如果能對反面角色也表同情，戲便更有力量了。此戲寫白森卿是個「老白相」，漂亮客人，看他那一種事沒經過，那一樣心思不知道。他希望羅香成就，也許有幾分誠意；但早料定她不能持久。他決不用不正當的手段，同年輕人作無謂之爭執；但他也不肯假癡假呆，做化錢的冤桶。他所做的事，都在人情之中，並不特別壞。所以觀衆對森卿，也表幾分同情。

演劇不可錯過做戲的機會。白馬二人初次見面一節，羅香不滿生活的現狀，同森卿口角一節，子英忽來羅香瞞過往事一節，森卿入門脫衣，子英拔鎗欲擊一節，皆是極難表演之處。做得好，全戲都好了。美國後臺有句成語，說「戲是一只鴿子；看見鴿子，應當認得鴿子，不可放了鴿子——放了鴿子，戲便不痛快了。」

改譯本有幾處小事實，不很像上海。大概顧君是個學者，終年埋首在書本子裏，所以對於這種惡劣的生活，不能十分熟悉；雖然，這就是顧君的幸福了。

洪深十五，八，上海。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第一幕
上海 廈門

秦叫天
馬子英
白森卿
桂媽
筱春蘭
梅羅香

地： 人：

現代

時：

第四幕

第三幕

上海

上海

第一幕

佈景 廈門鼓浪嶼的上等旅館。廈門本是富商大賈退隱享福之處，腰纏數百萬住看洋房抽着雅片煙的團臉富翁，真是車載斗量，多得不可勝數。可是廈門商埠是中國地方，自不免時有丘八大爺的枉顧，和日本臺匪的騷擾；加之中國富貴人家素有迷信租界的習氣，所以不約而同的這班南洋『番客』都集居在公共租界的鼓浪嶼。鼓浪嶼雖是一個小島，經了這班大人先生們的栽培，竟成了洞天別府，世外桃源；那高巍巍的洋房佈滿全島，光滑滑的大道四通八達。這幕的背景，就在這錦繡的島上。

在日光巖下的半山上建着一所華麗的旅館，樓高三層，磚分五色；露於臺左的一部分是這旅館後部的一角，約佔全臺四分之一。磚牆是棕色的。門開處有一片天然的石壇，

成橢圓形。臺前放着一張長的雅緻的西式長椅，背向觀衆，椅上鋪着温州蓆墊。帆布天幕張在石壇上面。石壇的盡頭是在右臺近緣處；那裏有個出入口，牠的步階雖從臺下看不出來，但是必須表示那上山的路是峻削而迂曲的。左右各有靠臂椅數隻，左邊還有一隻小桌子。欄杆上都繞着蔓纏的青藤；總之牠的種種佈置都顯示西式文靜氣象。後臺可以望見繞鼓浪嶼的海峽，白水茫茫，煙山隱約。那時已近傍晚，彩霞泛出紫紅的鮮色，白水纔成閃閃的金光；不多時暮煙四合，天空漸漸變成灰青，到幕布下降時，天色已全黑了。

幕啟時，蘿香依着右邊的欄杆，身體略略傾出，一手遮着夕陽，頭左側向山道望着，好似等待什麼人來到一般。她身穿家常的白紗衫褲，頭髮鬆鬆的挽着；她的姿態行動竭力摹倣小姑娘，倒確是很能動人——這是她終身最得意的。

白森卿由左上。他身材魁梧，容貌端莊，不過微微有點肥胖；面上的鬍子刮得光光的，身穿白紡綢衫褲，鈕扣上掛着一串粗的金鏈條，白襪黑鞋，全身都很整潔。他嘴裏吸着香煙，進門時走上一歩，向蘿香半似思索的望着。

森卿 不好過？

蘿香 不。

森卿 那末爲什麼？

蘿香 沒有什麼？

森卿 心裏有事？

蘿香 也許是。

森卿 那兒有什麼？

蘿香 那兒？

森卿 你望的那兒。

蘿香 這條路直通新碼頭；聽說從廈門來的划子，上這碼頭最近。漳州來的船，也在那兒

上岸的。

森卿 我知道。我在漳州做過好幾年生意。

羅香 半似歎氣。那我倒沒有知道。

森卿 這兒向南去沒有多遠。我住了兩年。

羅香 還不轉過頭來。那倒有趣的。

森卿 那時我着實弄了幾個錢；賺錢總是有味的。不過——

羅香 還是心不在焉的倚着欄杆。不過什麼？

森卿 我猜不出你眼不轉睛的望什麼？可有人來？

羅香 是。

森卿 楊老班的朋友？

羅香 唔。

森卿 也是你的朋友？

羅香 唔。

森卿 男的？

羅香 男的，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知道她話裏深有意義，很閒散的將吸剩的紙煙向欄杆外一丟，緩步的走向左面臺前來，靠著柱子，
書而立。羅香始終站在那裏沒有動，祇把左臂擱在墊上，手托著頭，仍是眼不轉睛的望着山路。真正的男子

漢，你的意思——

羅香

就是——真正的男子漢。

森卿

和你一般認識的男子，有什麼分別沒有？

羅香

有，絕對不同。

森卿

所以你今天不到廈門來接我，祇差個人來等我。

羅香

對啦。

森卿

我遠遠從上海趕來接你，也算誠心了；雖然，也許我的意思是錯的。

羅香

我想你是錯的。

森卿

你愛上了人罷呀？

蘿香 順水推舟。對啦，愛上了人。

森卿 又來了。

蘿香 不，第一次真愛。

森卿 以前你也有這個意思。女人的愛來的時候，總是真的。走向蘿香。小孩子，你這次有沒

有細細的考查過？

蘿香 考查過的。

森卿 譬如，你說說看。

蘿香 這個人是窮的——窮得很。他還沒有找到 走至靠臂椅倚着，用花傘在地上畫圖。好的事

做。你知道，森卿旁的人——你也在內——總多少有點兒銅臭的氣味。

森卿 他喫什麼飯的？走到左邊的桌子，坐下去雜誌。

蘿香 他是報館的編輯。

森卿 哼，唔，做小說的？

蘿香 是，文學一方面。

森卿 我認得他麼？

蘿香 你怎麼能認得他。你今天纔從上海來，他上海又沒有去過。

白森彌似喜似怒，似譁似笑的望着蘿香，正和他魁梧質直的人品，鐵灰色的頭髮和猛狗式的兇狀，相互襯托。書此時富有少女天真的姿態——這一點很重要，因他們兩人性情的表現全在這點上。

森卿 他多大年紀？

蘿香 二十五。你四十三。

森卿 不，四十四。

蘿香 要我告訴你麼？

森卿 隨你。

蘿香 怎麼隨我？

森卿 不曉得同你我的計劃有沒有衝突。

蘿香 難道你爲我有什麼計劃麼？

森卿 正是，辣斐德路的房子我已經退租啦。我在金神父路看到了一所洋房，倒還清淨，我知道你一定喜歡的。屋子的旁邊，還有一間空房子，可以放汽車馬車；從此以後你要怎樣，就怎樣，一定比從前舒服得多。並且我已替你在明新舞臺說好做一齣名劇的主角。

蘿香 主角怎麼樣的主角？

森卿 這齣戲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汪非難先生新從法文改譯出來的。據說那齣戲在巴黎，柏林，倫敦，紐約幾個地方很受歡迎，差不多接連演了有一年多。這齣戲本錢很大。我對明新舞臺的老班說我情願出一半，祇要你能有主角的位置。他已經答應了。看情勢這齣戲在上海至少可以演三四個月。這就是我的計劃，你看怎樣？

蘿香 向左門沈思着走去；止步默想。

蘿香 我不曉得。

森卿 不喜歡。

蘿香 我不能說。

森卿 因為那報館的編輯麼？

蘿香 祇有這個理由罷。

森卿 你在這夏天裏對我總是似理不理的，可不是？走近左首桌邊。

蘿香 轉身向白森卿。什麼叫做似理不理？

森卿 不要嘴尖罷。我說的話祇有一個意思，並且你明明知道。我本性是媽媽虎虎的，但是你知道也有個界限。你好在還沒有跳出這個界限，對不對？

蘿香 對了，今年的夏天真奇極啦；真可說是奇怪特別的夏天。我所說的奇怪的夏天，你懂麼？
走向白森卿。

森卿 唔，他二十五而貧，你二十三而美；他既是文人，自然風流瀟灑得很。我不是瞎了，猜想你們倆發生了愛情了。對不對？

羅香 對的，我也這樣想，不過我不贊成你說什麼風流瀟灑這一類話。走到左首桌邊。他是
一個男子，我是一個女子，大家多少都有過一番經歷。我對他，他對我，都沒有半點兒虛
偽欺騙。坐下，拿糖匣放在膝蓋上，選糖。

森卿 那末金神父路的計劃和明新舞臺的事都祇好取消了呀？

羅香 我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如果你後天回上海，你意思要我明天走呢，還是等你走了再動身？

羅香 我也並沒有這樣說。

森卿 到底什麼頑意兒？

羅香 我現在不能對你說。

森卿 等他來麼？跑過臺去，坐在左首椅上。

羅香 對了。

森卿 你想他有所建議麼？

蘿香 我曉得他有的。

森卿 求婚？

蘿香 很可能的。

森卿 你也曾經做過一次，弄了一個大錯。難道你再要去蹈覆轍麼？

蘿香 唔，不過那個人和以前不同。手取桌上雜誌。

森卿 姓什麼？叫什麼？

蘿香 馬——馬子英。很慢的翻看雜誌。

森卿 做什麼事？

蘿香 報館編輯。

森卿 他怎麼能養活你呢？

蘿香 唔，我們年紀還輕，後頭日子長咧。現在他做事，我也可以做事；照我們的能力，一兩年之後，總可以有希望的。

森卿 說得好聽——一兩年之後。

羅香 森卿，如果你同我開頑笑，那我不該同你講。丟去雜誌，走至左邊屋門口。

森卿 走下臺來，站在桌前。我那裏要同你開頑笑，不過你要知道兩年之後，這件事情還不是

容易的呀。也許我對於你的一片好意，你不能相信，但是我很替你擔憂。

羅香 向右走到森卿前。這確是不容易的。你一向對我和善小心，但是當初我來投你的時

候，彼此了解是朋友的情分。那時大家也明白如果你不喜歡我，你就可以離開我，如果不喜歡你，也可以離開你。現在假設有一個女子很正當的愛了你，而你要討他，雖則也許我要覺得不好過，但是我決不忘記我們以前說的話。

森卿 顯然很受感動，走至後臺右角，向海峽望著。羅香望著他。白森卿背向觀眾，半晌不言語。我並不是阻擋

你，羅香。如果你歡喜那樣，我始終不失信的，轉向羅香。不過我實在喜歡你，以前想不到會這樣喜歡你。現在你要離開我了。但是如其這位年青的人果真不欺騙你，羅香走至右首，執住森卿右手。而又這樣年輕能幹，如果你也不欺騙他，那未嘗不是一件美滿的事。你一

向的生活，你自己知道，不是能挺得起腰的；假使你現在果真能換個新生命，做個賢德的女子，嫁個好丈夫，將來生幾位好子女，蘿香歎氣。我那有阻擋你的道理。祇不過我不願你再蹈從前的覆轍罷了。

蘿香 你的好意我那有不領會得，不過這一次我似乎覺得我們的情是千真萬真的。怎樣的不同，森卿，我實在講不出來，不過我覺得以前什麼東西都帶些煙土濁氣，而現在我對他的愛，完全不同。牠使我第一次想做個誠實懇切的女子。現在我回顧從前，使我戀戀不捨的，祇有你的情分。森卿，我們一向不是很好的朋友麼？優着他。

森卿 是的，我這兩年來最快活了。我帶了你跑東跑西，面上覺得光榮非常，因為你是上海數一數二的美人。蘿香走至右首，很天真的跳入靠椅中。并且你常常快活，從沒有嘖嘖咕

咕同我鬧。你又往往喜歡任意揮霍，但是看你化錢是很有趣的。你也從不得罪我。有許多女人蓬頭垢臉的，見了真惡腥，但是你知道美的價值，衣服總穿得齊齊整整。我也很想有個人來討你去，使你終身快樂，但是我想他必須手頭有幾個錢纔行。蘿香，你舒

服慣浪費的生活，差不多有五年啦。現在猝然間丟去膏粱錦繡的生活，去過那貧窮困苦的環境，只怕不容易罷。

羅香 種種我都想過啦，我想我懂得。面向觀衆，攤臂於膝蓋上。

森卿 如果沒有人幫忙，你要做事，只怕也有點困難。你做戲只賣一個面相。

羅香 這個你無須對我說得。我自己會想法。走至左首。我做正當的事情，你不該挫我銳氣，使我心裏不好過。這是不正當的，不公平的，不對的。你應該讓我走我自己的路。走向白森

卿，置右手於其肩上。我很對不起要離開你了，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同子英去，不是朋友而是戀人，不是相好而是夫婦。現在請你不要再講了。走至左首站着。

森卿 還有一句話。定了麼？

羅香 不耐煩的。我說我不知道。今天纔能決定——我等着就爲這件事。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來。

白森卿轉身向長椅，望着山路。

森卿 指着山路。那個來的就是麼？

羅香 急急跑至長椅左首的欄杆邊，一面跑一面這樣說。那兒！

森卿 路的那端。

羅香 是的，正是子英。他一手舞動手帕，一手圍著嘴叫道。子英，子英！

子英 在臺外，那聲浪好像發自曲折的山路腳下。喂！喂！

羅香 快上來，你遲啦。

子英 和前同，惟稍響。遲麼？

羅香 快上來！

子英 更響些。走不動呀。

羅香 很熱切的向白森卿。森卿，你看他像不像文人？

森卿 漂亮得很。

羅香 向下竊，急轉身向白森卿。楊老先生呢？

森卿 用大姆指指左首的屋子。在裏頭打牌？

羅香 跑至左首門邊。楊老先生！楊老先生！

楊 靈外。羅香，什麼事？

羅香 馬子英來啦。

楊 靈外。好的。

羅香 你要出來會他麼？

楊 喔，謝謝，不哩。我連喫了對家兩副三擡，輸了二十多塊錢啦。

那時白森卿滿臉笑容的惡欄俯視着走上來的馬子英。他心中很喜歡羅香；他以爲羅香的終身事業和快樂都依靠他的。從相識到如今，也常常管理她，使她在放縱的優伶中，得一較好的生活。他不遠千里從上海趕來接她回去，足表他對羅香的情是很真摯的；現在她猝然間和他疏遠起來，心裏自然很不好過，但是羅香這種行動並沒有違背以前的口約，也無理可以反對。白森卿外貌雖像無情而粗獷，但是內部確有許多善良的天性；所以他給予英初會的一段，在全劇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因爲他以後的態度，全恃此刻他對於這青年的態度而定。

蘿香 向白森癩走去，拉住他的手臂。很天真爛漫的向下望。你喜歡他麼？

森卿 我又不認得他。

蘿香 唔，你想你將來會喜歡他麼？

森卿 唔，我希望這樣。

蘿香 你既希望這樣，就應該想會喜歡他的。轉過這塊石頭，你就可以看見他啦。你願意

見他麼？

森卿 看她幼稚的樣子，不覺好笑。爲什麼，當然的——你呢？

蘿香 我？我一天沒見他了！他來啦。舞動手。喂，喂，子英！

子英 嚟外，很近。喂，蘿香，好麼？

蘿香 好！快來。

子英 嚟外。喔唷，那條腿擡不起來了。

蘿香 我來拖你。

子英 好——的。

蘿香 向森癩。你不在乎罷。請等一會兒。

白森癩點頭。蘿香由右下，森癩踱至臺中。不多一會，蘿香像十五六歲的小姑娘，拖着馬子英上。馬子英身穿帆布西裝，形貌端莊，面相老實，并且時時現出笑容來；神經銳敏，智慮迅速。他的姿勢態度很能動女子的心。他一手拿着草帽擱着，一手給蘿香拖着上來；他上來的樣子，不像一個大人而像一個小孩子。

蘿香 喂，子英。

子英 喂，蘿香。

蘿香猛然間悟到將至的緊張狀態，立刻恢復到剛纔的嚴重態度。馬子英和白森癩面對面的，看了半晌，動也不動，響也不響。子英面上的笑容漸漸消滅了，嘴角扯成平線，合成堅決的樣子。蘿香一時間不知所措。她把這兩個男子撞在一起，心裏有點害怕，所以講話的聲音，些微有點發顫。

蘿香 喔，對不住！馬先生，這位是白森癩先生，新從上海來的。你常常聽我講起的就是這位白先生；他這次特意來接我回去。

子英 很機械的，眼光逼視着他。白先生，久仰久仰。

森卿 不敢當。

子英 時時聽得梅女士講起先生和先生對梅女士的種種幫助，做她朋友的都應當替她感激。

森卿 態度很平靜舒泰，使子英敵對的神情自然的解除武裝。這樣說起來，我們有很多共同之點。鄙人也算是梅女士的朋友之一，朋友的兩個朋友，偶而相逢，我敢說這是很好的基礎，做將來的朋友。

子英 很可能的。以前對先生多有誤會，今天得瞻丰采，纔知道大謬不然。這雖是一時之見，但是我深信印刻在我心上是很深的。

森卿 我對先生有同樣的感想。

羅香 走至長椅處，拿起雜誌翻閱。兩人相對無語了半晌。

森卿 隨便請坐。走至左門邊。我去看看楊老班的牌打到怎樣了，恐怕他輸得不少了。下。

羅香 丟書在椅上，很快的跑到子英那邊來，拉着他的手，儂着他親熱的叫。子英！

此時天色漸晚，山道上俱是長大的樹影。遠的小山頂上射出許多金光；夜幕四合，光線轉成美麗的乳白色；最後幕布下降時，臺上已全黑了，祇有子英和森卿的煙頭紅火燃着，還看得出來。

子英 吾愛，怎麼？

蘿香 你要怪我麼？

子英 爲什麼？

蘿香 因爲他來了，呀？

子英 白森卿？

蘿香 嚶。

子英 你不知道的，是麼？

蘿香 我知道的。

子英 他要來？

蘿香 他動身的時候，打電報給我的。

子英 他知道麼？

羅香 我們的事？

子英 噯。

羅香 我告訴他了。

子英 什麼時候？

羅香 今天。

子英 這裏？

羅香 是。

子英 什麼結果？

羅香 我想他很高興。

子英 那當然的。

羅香 想不到傷得他這樣重，

子英 我好對不起。坐入靠椅中。

羅香 他叫我仔細，不要走錯了路。

子英 這是對的。

羅香走過來，坐在他旁邊左手的靠椅上。

羅香 子英。

子英 唔。

羅香 我們這夏天裏很快樂。把右手圈在椅背上。

子英 非常快樂。

羅香 倚着他；此時屋內有鋼琴聲音，彈的是“Chopin Nocturne”。我們也一天愛似一天，對不對？

子英 這是真的。

羅香 我剛從上海到這裏來演戲的時候，萬想不到會有這樣的快樂，子英，對不對？

子英 對的。

羅香 坐在他膝上，手圍住他的頭頸。現在班子散了，在廈門沒有事了；所以我不久就得回上

海去做戲。

子英 我知道；我昨天一晚沒有睡想這個事情。

羅香 怎樣？

子英 怎樣？

羅香 我們怎樣辦呢？

子英 唔，我想你是不得不走的。

羅香 分別了麼？

子英 暫時的，我想——是分別。

羅香 你暫時什麼意思？

羅香轉過他的頭來，釘着他望。

子英 要等到此時鋼琴聲忽轉急促，漸漸低下去了。我賺了錢，足夠維持我們兩人生活的時候，

我就來討你——妻子。

蘿香| 抱緊着她的手，面貼着他的臉……總之女子對於男子真情的表示，此時可算達到頂點了。她此時好像一隻小白貓安坐在母懷裏；她的思想精神都貫注在她所愛的身上。

蘿香| 子英，這就是我日夜所最盼望的。

子英| 但是，蘿香，我們在計劃之前應當先有明瞭了解。我們不是小孩子了。

蘿香| 唔。

子英| 現在第一 蘿香| 起立走至壘中。要討論的是你。第二要討論的是我。大家老實的說，不要隱藏。從此之後，我們恢復到循規蹈矩清清白白的生活；並且十二分的了解兩方面都有責任，不可以姑息半點兒。

蘿香| 轉變嚴重。你的意思是：我們應當把以前的事都講出來，使旁人說我們的話，我們雙方都早已知道了。

子英| 起立。這正合我的心。

蘿香 子英，我有許多事就是對你講，也很不願意的。要女人家把以前的醜史一件一件翻出來悔過，實在是很不容易的。走至長椅，將雜誌拿起放在右邊桌上。

子英 從頭至尾我都知道；你怎樣從小到上海來學戲，怎樣走錯了路，怎樣嫁了人——那時你還不過是個小姑娘，後來你丈夫因喫醉了酒回家來自殺了。蘿香埋頭在兩手，因害怕而喊叫。子英走過去攔手在她肩上，好像很抱歉使她悲傷。可是這種事情都過去了，我們可以忘記牠。我也知道你後來怎樣奮鬥，受了多少痛苦。後來你怎樣和白森卿認識。過了這幾年——都不要放在心上。幾個月前我就知道了，我觀察你也很久了。現在我要你做我的老婆，你必須丟棄以前的生活；你回上海去，用你的力量奮鬥，直等到我有錢就來接你。要多少時候，我不曉得。但是總有一天的。蘿香，你真的愛我麼？你真的能替我守麼？

蘿香走過子英這邊來，兩手圍住他的頭頸。

蘿香 我想這是我最大的機會。我真的愛你，我情願照你所說的去做。

子英 我知道你是情願的。這個信條，我們共同的守罷。蘿香，我老實說你的生命和我比

起來，真像天使一般的純潔。喫着，嫖賭，我那一樣沒有犯過；自從我脫離家庭之後，把天賦的才能都荒棄不用。不三不四的女人，我也不曉得認識了多少；走至右首靠椅，轉向前廳走去，然後向羅香立。同你比起來，連當丫頭都不配。我的生活雖不能說是放縱，然而斷斷落落都是碎屑的。可是我從沒有做過欺騙人的事，想過沒良心的念頭。以前種種無非是逢場作戲；後來我就碰到你，走至廳前，執住她的手，我纔覺得我浪費了我的青年啦。

羅香 子英

子英 中國人往往把女人供奉起來，對人說「她從沒有做過錯事。」輕輕的搖動她身體。羅香，我不愛這樣。我知道你以後決不會做錯的。

羅香 更優得緊些。子英，我決不使你收回這句話。

子英 這意思有兩層。你呢，不再坐汽車逛跳舞場；我呢，不再喝酒嫖混賬女人。羅香放手，他還後踱步至廳中。你做個好女子，我做個好男子。祇要我們有決心，我們可以做到比什麼

人都好。執其手來。

蘿香優着他，眼中有淚。他帶着奇異的笑容逼視蘿香。

子英 蘿香，你決定了麼？

蘿香 是的，決定了。

子英 那末，用左臂伸過她的肩頭，指左門。叫他來。

蘿香 森卿？

子英 是，對他說這次回去，並不要他陪你。

蘿香 現在？

子英 當然。

蘿香 你要聽我對他講麼？

子英 笑。我們是不分彼此了，是不是像這樣重要的事情，我必須要在場的。

蘿香 我想你對的。我立刻叫他。

子英 好。踱至臺右。

蘿香走至左門前。此時天色更暗了。

蘿香 在門口。白先生！白先生！

森卿 臺外。是。

蘿香 有沒有空，請出來一下子。

森卿 等一會兒。

蘿香 我要你立刻就來。

森卿 噢，蘿香立在門口等，不久白森卿由左門上。蘿香，我看得正有趣，你偏偏要叫我出來。什麼

事？

蘿香 馬先生要同你講一句話——就是我要講，要他聽。

森卿 他的態度立刻變成冷酷。很好。由門口走向前來。

蘿香 森卿。

森卿 什麼？

蘿香 我後天坐新寧回去。

森卿 我知道。

蘿香 這次勞你趕來接我，我心中感激得很。不過因種種關係，我要你先走或是後走。

森卿 你所說的種種關係，究竟指的是什麼呢？

蘿香 馬先生同我已訂了婚約。頓。他白森卿注視馬子英。知道我和你以前的關係，現在照他的意思，我們的友誼應當終止了。

森卿 那末金神父路的計劃和明新舞臺的事都取消了？

蘿香 是的，什麼事，都得絕對的取消了。

森卿 還能做朋友麼呀？

馬子英走至左首，引蘿香到右邊來，背半向觀眾。

子英 現在你不能希望梅女士做你的朋友啦，就是我也不能答應你。

森卿 我明白你的，并且我十二分的替你表同情——祇要你的計劃果真能成功。

子英 謝謝。

羅香 那末都定妥了。走過子英，向森卿背觀衆而立。這種辦法，我想是很應當的——光明正

大，森卿，是不是？

森卿 我想是的。如果我能確信你的新計劃能有圓滿的結果，那是很可慶幸的大事；不過我始終有點疑惑，因爲一個人大凡抱嚴重的態度之後，而逢到失敗，那痛苦真是難當——這是我自己經驗過的。

子英 所以你想我們的行動是錯的，沒有機會成功的？

森卿 不，我並不說這樣不吉利的話。如果你做個好丈夫，羅香做個良妻賢母，戮力同心的去和世界奮鬥，我很替你們覺得快樂的。至於我對於羅香的感情，我自會排遣，決無問題。

羅香 我知道你是很體諒我的。走過白森卿那邊來。

森卿 好，羅香，我們再會了。馬先生，望你交好運。走過來。你很有成功的才幹，祇要不失足。

子英 白先生，請問「失足」是什麼意思？

森卿 要我告訴你麼？

子英 正是。

森卿 向羅香。羅香，你跑進去看看楊老板輸了沒有。羅香很爲難的坐入左首靠臂椅內。我要和

馬先生講一兩句話，使大家了解了解。

羅香 不妨事的麼？

森卿 不妨事的。

羅香眼望子英，子英點頭，羅香由左門下。

森卿 抽煙麼？

屋內電燈亮了。

子英 謝謝，我自己有煙。坐入右首靠臂椅內。

森卿 你做什麼事的？

子英 你做什麼？

森卿 我是捐客。

子英 我是報館編輯。

森卿 是那一欄？

子英 文藝欄編輯。

森卿 報酬好麼？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 奇怪，什麼意思？

森卿 喜歡曉得曉得就是了。馬先生，我是一個老實人，做事不喜歡兜圓圈的。我現在老老實實問你幾個問題，並不是要和你爭風喫醋，卻要你們不瞎衝，無端的喫了許多苦頭。如果你喜歡討論的，很好。如果不喜歡，那不提就是。請你答覆。

子英 我允許你講，不過在未講之前你須明白你這種人我們是不屑結交的。你們這班做捐客的，都是買空賣空，操縱貨源，利用平民弱點，來收括錢財的；換句話說，你們的錦

衣酒食都得之於工人的勞力，並不是你自己的。社會上因為有了你們，纔生出許多欺偽詐騙的事來；所以我說你們是騙子。現在我們了解了。如果你有什麼話說，快講。

白森癩起立，怒容滿面的走向馬子英。

森卿 我們不講生意，是講女人。問你賺多少錢？
走至臺中，拿個椅子坐下。

子英 三十塊錢一月。

森卿 你曉得羅香在上海賺多少錢？

子英 又不想用她的錢，我何必問呢？

森卿 她每月平均有四十塊錢。

子英 多我十塊。

森卿 請問你怎樣養活她？她每月的汽車費先要比你薪水大兩倍；她自己的進款，祇够她買鞋子，她一件衣服，動不動就要一百多塊。娘姨，大姐，梳頭娘，丫頭一大羣的人先要把你喫窮了。她還常到上海最闊氣的菜館裏喫飯；只怕你辛苦了幾天，還償不了她一

等小喫。你想她肯爲你永久犧牲這種奢華麼？

子英 我給她用就是。

森卿 三十塊錢一月的薪水？

子英 我要出去賺錢。

森卿 你打算怎樣？

子英 香還沒有十分定規，但是我敢說只要我有決心，不怕賺不到錢。

森卿 你發過財沒有？

子英 我沒有試過。

森卿 那末你怎麼知道你能够的？

子英 我做人自信還誠實耐苦。如果你能够想法發財，我不相信，我不能賺一點兒。

森卿 這個地方你就錯了。聰明人未必都能賺錢。在上海我知道有許多人能畫一手好畫，能打幾本好戲的，演說談風，不得曉要高出我幾千萬倍，但是他們常常拖債。他們做

這些東西，往往一點也得不到好處。

子英 那是上海，我在廈門；我想你應當有個分別。

森卿 我希望你能夠賺錢，因為我可以老實對你說，你要留住她，祇有這個方法。現在她

氣很盛，好像情願犧牲一切，但是一到了要自己打補釘，洗衣服，挑着竹竿曬東西，提着

水桶去打水，上竈炒菜，下竈添柴，那個時候，紙老虎就要拆穿了！起立，走至左首桌前，轉過椅

背，背靠着椅背，面向子英而立。

你在廈門如果不寄錢給她，在旁的女人沒有經過舒服生活

的自然不要緊，但是像羅香這樣的人十年來天天在錦繡膏梁中生活慣的，只怕難以久持。所以你如果真的愛她，聽我的勸告，馬上去想法發財；祇要有財發，萬萬顧不得發財的方法了。

子英此時萬不能再忍。森卿坦然如故。子英走近森卿。

子英 今天初次見面，同你客氣客氣。

森卿 怎麼？

子英 在這裏不便。

森卿 又沒人聽見。

子英 不是這個。如果在旁的地方，就要敬你幾個耳括子？

森卿 打架？

子英 說不定，讓我來對你說。你的錢怎麼來的，我雖則不很曉得，但是你用牠來作的孽，卻明明白白的。你用錢買弄人家來諂媚你，你就作威作福，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種種黑暗；欺騙柔弱的人類。這還算是人，走至右首坐入靠背椅內。簡直同畜性差不多。

森卿 怒極。等一等。走過右首來。流氓，我要——

子英很快的立起身來。兩人握緊了拳頭，怒目而視，相持有一分鐘，幾乎要打起來。半晌，兩人都似乎覺得太過分了。

子英 你要怎樣？

森卿 好笑，好笑，我幾乎忍不住，做了傻子。這種舉動我不做了有——讓我看——二十

年了——對的，二十年了。笑；子英後退一步。

子英 你的人性只怕也失了二十年了。

森卿 說不定——但是馬先生，終究是你錯的。

子英 我？

森卿 是你，第一件你不能忍耐。不能忍耐的人永不能發財。

子英 我不耐煩你這種無禮的話。走至長椅前，拿起雜誌，仍擲下，向右坐下，臂闌在欄杆上。

森卿 但是你非忍耐不可。好話總是刺耳的。走前來坐在子英左首人生不稱心的事很多，但是你要老老實實和牠們抵抗，必須先明白牠們的究竟。這樣你纔能和牠們宣戰，打勝牠們。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但是我始終相信蘿香的話是靠得住的，你雖這樣說，我想她是愛我的。如果她要回到以前的生活，她自然早會對我說了。所以白先生！你所說的都是廢話，我們不要再談了。走下臺去，坐在右首的靠背椅內。

森卿 假使她有一天回到我這裏來，我必先使你曉得就是。你很愛她，得不到她自然是很難過的，但是這時說得好聽，將來變了心，只怕你的苦痛要加幾倍呢。

子英 譏諷。好關心，謝謝。

森卿 何必怨我。這是很平常的事。

子英 轉身向白森卿。平常？

森卿 如果她離開你，你得先告訴我；如果她回到我這裏來，我必使她告訴你什麼時候，爲什麼緣故。

子英 依臂而坐，面向白森卿。此時猝然間伸出兩手警告他。

子英 當心！

森卿 我對你說極平常的事。

子英 好。

森卿 同意啦！半晌不語。

子英
算數

這時全臺都暗了，祇有煙頭的紅火，還看得出來。屋內鋼琴聲又起。子英踱到左首，很遲疑的望望門口，把香煙擲出欄杆，進入屋去，門閉。白森卿還坐着吸煙，菸漸下。

——幕——

原书空白页

第一幕

與第一幕相隔六月。佈景爲梅羅香的住屋，在上海租界里房的前樓。房子顯然是很舊的；灰污的牆，裂縫的天花板——板上的糊紙都有碎成片片的掛着——和不堅實的窗。在舞臺後有一門，通樓梯；門左爲一舊衣櫥，櫥內挂着幾件舊衣服。蘿香自離廈門之後，境遇一直很不好。這櫥的那扇大門，連着彈簧，可以任意向外開啟；櫥後連着鐵絲，節制住彈簧。櫥下層的抽斗，幕啓時是開的。那抽斗裏滿是破衣裳，破布頭和亂紙等等。櫥前地上放着一雙舊鞋子。櫥右爲一舊西式靠臂籐椅，椅背上攔着幾件舊衣服。櫥頂上雜亂放着許多空瓶和空匣子。門的右首放梳妝檯一，那陳舊的程度與全室適相配合。梳妝檯上放着針氈，紫色香水瓶，碰裂火柴架（可以應用的），剪刀，燙髮杖，木梳和刷子等等，還有一

張馬子英的小照。梳妝檯旁邊安着蹙足的面盆架，盆內半貯以水；架上還置着牙粉，牙刷，肥皂和一玻璃杯；架上晾着一塊黃黑的面巾，面巾旁邊挂着一雙黑長襪子。

左首靠牆是一張半西式舊小木牀。牀頭挂着一張馬子英的大照，上面用藍的絲帶遮着釘子。照下放著兩束陳舊的紫花，一望而知這位主人很可憐的在愛着遠離的情人。牀頭放一隻三十英寸長，七英寸寬，四英寸高的紙匣，裏面藏着一百三十封信；用美麗的絲帶束成八細，惟內中一細，須當真寫好的信，每封信裏都有四五張寫得密層層的信箋，并且都須拆開的。那信封不必考究，信紙也要平常的——表示這些信都是商人在辦事室裏寫的。

牀上枕邊隨便放着一件舊棉襖。一本打開着的新小說，覆在牀上；小說的封面是很豔麗的。還有一隻未喫完的橘子，牀腳邊放着一條用污的被單。牀前有一茶几，几上安着墨硯，洋燈和雜亂的信封。還有一個小磁花瓶，瓶內有幾朵已枯的花。

牀的下首是幾只疊着的皮箱，箱的下首是一只破舊小桌，桌上放着火酒爐一只，茶

壺一具，茶杯兩只，碟子盆子各數個，火柴一匣。桌旁有破鉛桶一箱，上放着一個舊漆盤，盤內針線等物外，有八張當票。臺中有一桌，桌旁有一椅。牀下鞋一雙，小箱一只。右門前拖鞋一只，另外一只在櫥門前。

右首有窗兩扇，開向外去；窗前舊八仙桌一，桌兩旁各有一椅。桌的下首牆上挂着一張小的馬子英照。窗外望出去是人家的曬臺，臺上積雪很厚。這時窗閉着。

幕啟時，臺上空無一人。半晌，羅香由右門上，走至櫥旁，放傘在右首，傘柄攔在牆上，走至牀前把舊手套放在藤椅內，把舊呢大衣脫去，也放在藤椅內。她見兩拖鞋，一在衣櫥前，一在門口，面上表着很不耐煩，跑過去拾起，丟入櫥下抽斗內。然後跑至梳妝檯前，取針和線，又走回來，拿手套，縫補手套上的裂縫。縫好後，就放她在衣櫥的最上抽斗內。又走至右首，從抽斗內取出手帕，把檯上的香水灑點在上面；灑過舉起瓶來看還剩多少；放下瓶子，跑到牀前來，跪在牀上，很可愛的望着照片出神；用日本人的方法坐在牀上，手拿那匣信來，解開一束，拿出一封來看；急忙的翻了一下，把信放在膝上，便又擡起頭來，注視在馬子

英照上。此時樓梯上聽得見有人在走上來。蘿香急轉身向右門，把信放好，急急的藏在枕下，把枕也歸好。

桂媽 在窗外。梅姑娘！

蘿香 進來罷。

桂媽上。她是肥胖強壯的粗做娘姨，一臉的老實氣，但是話却很多；衣服頭髮都極不整潔。她手裏拿着一封信，和一方摺疊好的白手帕；走向蘿香。

蘿香 喔，桂媽。

桂媽 梅姑娘，這裏有一封信。

蘿香 取信。勞了你！

桂媽 這樣的信天天來的，是麼？打着圓印子，以前總是「廈」——「什麼？」從蘿香肩上看去，蘿香轉身過來，看見她，她就視線移開去。廈——門，在什麼地方，梅姑娘？

蘿香 在福建。

桂媽 福建！

蘿香 是的，福建。

桂媽 把手插在破棉襖裏好怕冷。真正要好得來，天天寫信給你。送信的來十一點鐘最多，

有時十二點鐘，有的十點鐘；但是天天來的，是不是？

蘿香 我知道。

桂媽 聽到右首椅邊摺摺乾淨，倚在椅背上來看信。我猜是你男人寫來的，對不對？

蘿香 不，我沒有男人。

桂媽 很得意的跪在壘中。對的，我早上對花大娘就是這麼說。她說你如果有男人，自然

會貼補你的。我說怕是沒有。她就說你應當有一個，因為你生得這麼漂亮。

蘿香 喔，桂媽！

桂媽 見右門關着，便跑過去重重的推上。舊屋子裏都是這些斷命的門。花大娘說像你這樣的

照會，只要你看上了人家，把手巾掛在架上。誰不願意討好你。但是我說你看中人不是那

麼媽虎的。她就夾七夾八講了一大篇。

蘿香 講什麼？把開着的信放在桌上，低頭看看裙邊，發現一條裂縫；她立起身來跑到鏡檯前，拿了針線，又到

左首箱前，在漆盤內取出綢指套，坐在箱上縫裙邊。

桂媽 在牀上忙着摺疊被褥衣服等。唔，你可曉得，花大娘這幾天天天同房客鬧。昨天住在隔

壁的那個姑娘因爲欠了三個月房租，花大娘就一定要她搬，把一雙紅漆的大箱子扣留了。跑到右首，又復至壺中桌前。花大娘說那個姑娘是有錢的，不過我想不見得吧——

竊看櫃上的信。

蘿香 見了很怒的叫道。桂媽！

桂媽 不知所措，措桌。如果她有錢，又何苦把箱子丟在後面呢。梅姑娘，你說是麼？跑至左首椅

前，把一件舊棉襖摺疊起來。

蘿香 我也這麼想。花大娘說我麼？

桂媽 喔，說得不多。跑至右首站着。

蘿香 那末，怎麼說？

桂媽 她好像說你也有三個月沒付房錢，她說你應當付一點兒。她又說你剛來的時候，很有幾個時髦朋友。

蘿香 她說誰呢？

桂媽 那我不知道，花大娘說有幾個人祇要隨便幫助你，也就不致窘到這樣了。半晌不語。

梅姑娘，難道真的沒人肯幫你麼？把舊棉襖掛在牀上。

蘿香 沒有！沒有一個。

桂媽 那太苦了。

蘿香 爲什麼？

桂媽 花大娘說祇要你肯，誰不情願來巴給你，還有什麼難呢？

蘿香 很悲苦的打了一頓。不要。衣櫥門很慢的開了。講罷，桂媽，

桂媽 有一個做珠寶生意的，手玩着桌布邊。來看那個住在大門裏的揚州姑娘。那人倒很

好，常常問起你。

蘿香 怒，不要瞎說！

桂媽 見櫥門開着，跑過去，推上了；轉身向蘿香。花大娘說——那門又撞了開來，剛觸在她背上，她又轉身悞

悞的重重的推上。斷命的櫥門！跑到右手盥洗處，把盆內的水倒入桶內，放在架上，用布揩拭。花大娘說如

果再收不到租錢，只好關門去討飯了。

蘿香 我真對不起她；今天讓我再去試試。立起身，走至中桌邊坐下。

桂媽 端着盆走向前來，一手用巾揩拭。你還沒找到事麼？

蘿香 沒有。

桂媽 你剛來的時候，多麼有錢，多麼待我好，秦叫天你認得麼？

蘿香 唱紅生的秦叫天麼？

桂媽 對了；他住在後面亭子間裏；常常說現在沒有人找得到事做。許多唱戲的——男的女的——都空着沒事做。花大娘說不曉得怎樣過活哩。她又說你本來是很好；但是

現在只怕用剩得不多了吧？

蘿香 起立走至梳妝檯前。用完了。

桂媽 天呀！金鐲子金圈金戒子都沒有了？賣掉了？坐倒在牀上。

蘿香 都當去了。花大娘說要怎麼樣？

桂媽 還是不說的好。很快的跑向右門，手裏拿着揩布。

蘿香 講就是了。

桂媽 梅姑娘，你待我總算好極了。這屋子裏誰都沒有你給我那麼多；可是近來就少了。

花大娘說你如果不付房錢，她就要你的房間。我聽了，就坐在樓梯上哭了半天。她又說

我多照呼了你，幫了你，同我吵。

蘿香 爲什麼？
走至榻前，取出錢袋。

桂媽 她說我是她用的；照呼房客是要看錢的。有一天喫中飯你叫我多燒一個菜；我正端着菜上來，給她瞧見了，一把揪住我，問我這菜是誰的。我說梅姑娘自己出錢，叫我做

的；她就硬說我偷用了她的。我氣極了，叫她立刻給我工錢，馬上走給她看，馬上走給她看。重重的把摺布舞動。

蘿香 我真對不起你，要你這樣受累。不要緊，明後天我就會如數付她。在錢袋內摸索一會，取出兩角錢來遞給桂媽。這給你。

桂媽 不，梅姑娘，我不要。你要用的。梅姑娘，這是你喫早飯錢。

蘿香 桂媽，拿了就是，我也不在乎這兩角錢。

桂媽 很遲疑的接了。梅姑娘，你真好，真的你不要用麼？

蘿香 真的。

桂媽 真的你去拿了許多來麼？

蘿香 真的。

花大娘的聲音 在樓下。桂媽！桂媽！

桂媽 走向門去，開門。這是花大娘。向花大娘呀，大娘。

花大娘 梅姑娘在樓上麼？

桂媽 是的，在樓上。

花大娘 做什麼？

桂媽 唔？

花大娘 做什麼？

桂媽 唔——唔——我沒有問，大娘。

花大娘 那末問她。

蘿香 走前來解圍；向桂媽。讓我來回她。高門外的花大娘。花大娘，什麼事？

花大娘 聲音較前和柔一點。梅姑娘，早上想到了法沒有？

蘿香 沒有，我答應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給你。

花大娘 一定麼？保得住麼？

蘿香 一定的。

花大娘 好，這些人都巴不得我——下面門關上了。

蘿香急急把門關上，花大娘咕嚕的聲音隱隱還可以聽到一點。蘿香歎一口氣，走至桌左首來站着。桂媽兩眼跟着她，輕輕把門拉開。

桂媽 梅姑娘，還要我做什麼事麼？

蘿香 沒事。

桂媽下。蘿香坐了下來看信。一共有好幾張，每張上都寫得密密的。蘿香急急的讀了幾行，急急的看第二張，又第三張；最後一張，祇一過目就放下，立起身來。

蘿香 希望，沒有別的，只是希望。

她走至牀邊，倒頭在被上，兩手蒙着臉。她的失望是很顯著的。正在這時候，忽聽得街上飄來啞春調的聲音。她立起身來，走到衣櫥前去找東西，一面也低低啞着春調。忽然間門外有擊門聲，她便走至梳妝檯前，照一照鏡，撲了些粉。擊門聲又響了。

蘿香 並不轉身，略帶厭煩的答道。進來。

秦叫天上。他是一個潦倒失業的舊式戲子，很膽懼的推門進來，一手執住握手，站着。他年約四十，中等身材，替

面容，粗眉高髮。顯然好像從前在戲臺上紅過的，不過這種唱老調的老腳色，現在是不時髦了。他和羅香的關係完全是友誼；他們住在一幢屋裏，同樣失業沒事做，自然同病相憐的認識起來。

叫天 你忙着麼？

羅香 並不轉身。喂，秦老板，進來坐坐。他關門，走下臺來。運氣怎樣？

叫天 不要說起。

羅香 不妨講我聽聽。

叫天 都是壞的。我想你一定不願聽。

羅香 很表同情的。噢，你到那裏去來？

叫天 剛到明新裏去打了一個轉身。我以為今天總可以尋點事做，可是他又說要明天。

這班人什麼事都是推明天。

羅香 是呀，可是難關總是在今天。

叫天 真使我灰心極了。那條霞飛路走來走去有兩個月了。到現在路上的石頭都在那

裏笑我。早上接着家裏來信，說小孩子要添衣服，種牛痘；鄉下又有什麼瘟疫，如果再找不到事做，沒法只好去討飯了。

羅香 我知道你很難。秦老板，坐罷。秦叫天坐在桌右。羅香此時已從櫥內檢出一件舊布衫，找出線來縫

補。你有了老婆兒子，自然更難過日子了。

叫天 空身體一個人，就容易想法啦——不論什麼事都做得；可是女子——

羅香 更難吧？

叫天 你知道明新舞臺潘老板的出身麼？

羅香 不知道，怎麼的？坐在牀上縫衣。

叫天 本來我同他是一起在寧波鄉下唱草臺班的。我是紅生，他只做個跑龍套，後來不曉得怎樣給他跑到上海來做扒手頭腦。

羅香 扒手頭腦？

叫天 就是流氓頭子——給他弄了幾年發了財。我到上海來却弄到這般田地。想想老

實人真是做不得——

羅香 轉向他，很爽亮的說道，那也不見得吧？

叫天 不見得，也許不見得。自從我討了老婆之後，總想只要有事做，那怕沒有飯喫？可是事竟這樣難找。

羅香 是呀。

叫天 那明新的老板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但是他良心上並不見得有什麼苦痛；依舊嘻嘻哈哈成天的快樂。

羅香 也許是的。我屢次要同他訂約，他從來不說「不好」，可是也從不說聲「好」。

叫天 他講起你的。

羅香 他怎麼說？
起立，站在秦叫天椅後。

叫天 他問你近來怎樣。我說你要事做，但是我並不說你怎麼窮。他就說了許多，說你是糊塗蛋。

羅香 很興奮的，怎麼講？

叫天 唔，你認得溫士珍麼？他是上海日報的文藝主筆——他告訴我你失着的地方。

羅香 我做錯了什麼？坐入椅中。

叫天 你要曉得明新老板賺的是什麼錢？靠這幾齣半新不舊的滑頭戲，發得來財麼？他在上海灘上勢力倒不小，幾個闊綽的紳士富翁，都是他的拜把弟兄。所以他無惡不作。無洞不鑽。有錢的臭人呢，靠着他和這班媽媽虎虎的女戲子，就不三不四起來。

羅香 他就說我不肯媽虎？

叫天 我聽到的就是這句話。好像有一個上海最闊的闊人叫什麼白森卿，新近做了明新舞台的顧問。

羅香 猝然起立，喔！走至樹邊，找出一件舊綿背心來。

叫天 我想你認得的。他是明新舞台的大股東，也是潘老板的結拜兄弟。

羅香 重重的走向秦叫天。又復轉至右首牀側，把綿背心丟在牀上。我不許你講他這種人。這個關節

無論如何我要硬撐着渡過去的。東西都當光了，朋友都斷絕了。可是還不知道怎樣結束哩！我要曉得的也就是——我的結局。坐在床邊。要找事做，總碰着阻礙，好像我是屢犯的小賊。我自己未嘗不知道祇要媽虎一點，事情是多着咧。但是我決不願。我要你明白的，也就是不肯媽虎。死也不願意。氣憤與奮已極，走至牀前靠牆桌邊，用臂橫倚着身子。

叫天 話是很對的。起立。我雖不很知道你的底細，但是你的爲人，我却很明白。我不過是個平常的戲子，又沒有錢；況且在現在又過了時。我從小在草班裏混到如今，壞處就是太老實，很傷心的。家裏一大堆小孩子，要喫要用；回鄉去呢，草班裏更不容易插足——只怕還要困難。

蘿香 真正兩難，是不是？

叫天 說這一段話時，蘿香已把背心修好，放入櫥內。又把針線剪子各歸原處。我雖是窮，但是看了那些

漂亮女戲子，一天到晚給穿紅着綠有錢的混蛋，圍着纏着，真是令人作嘔。我並不說這些女人不對。他們總說祇要潔身自好，那怕他們來歪纏，可是每次見到這些混蛋，穿着

時髦的怪衣服，坐着雪亮的汽車，大搖大擺的踱進戲館門來，嬉皮笑臉的同女戲子開玩笑，看了真叫人肉麻。他們因為有幾個錢。就這樣作惡作歹起來。我有時恨不得拿起鎗來一個一個打死他。

羅香 秦老板！

叫天 真的，打死他們爽快。

羅香 這有什麼用呢？

叫天 用是沒有用。但是你想這種混蛋倒有酒有肉的舒服，而我們忠厚的，反弄得衣食無着。如果不把他們打死，窮人永沒有翻身的日子。在牀上。

羅香 思索的。不見得個個都壞罷。

叫天 個個壞，統統壞，這碗戲飯實在喫得怨盡怨絕了。

羅香 是呀，我也想做別的事，但是進去總是很難，所以祇好硬挺着。

叫天 我也是這樣。走至右首。晚上再見罷。他開了門，正要走的時候，忽又中止，一手執着鑰手轉身俱和

善的向羅香說道。

你若是要看戲，我可以想法幾張票來給你。明新舞臺裏的辦事人，我很

認得幾個。

羅香 不，謝謝。我沒有衣服，不能——

叫天 放了握手，走上幾步，很誠懇的說道。羅香，快活一點！運氣是講不定的。我是過來人，年紀上

經驗上都比你多，這碗戲飯本來好一時壞一時的，誰保得住一輩子沒有風浪。

羅香 淚中露笑。我盼望這樣。但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毫無半點希望吧？

叫天 讓我下去同花大娘講一聲看，走向右去。叫她再寬限你兩三天。可是她自己實在也

窘得利害。

羅香 桂媽說許多人欠她賬。

叫天 唔，但是你沒有也是沒法。就說樹上會長錢，現在又是冬天了。走到門口。我去了。再見

罷！

羅香 再見。

叫天 不要傷心。下。

蘿香 是啦。她沉思的坐了一會，拿起信來想讀，卻又憤憤的丟在地上。我再也不能忍了——萬萬不

能忍了。

花大娘的聲音 窗外，梅姑娘——梅姑娘！

蘿香 擦去眼淚起立，走至右門，開門。什麼事？

花大娘 有一位小姐要看你。

筱春蘭的聲音 窗外，喂，蘿香妹妹，我可以上來麼？

蘿香 春蘭姊，是你麼？

春蘭 是的，可以上樓來麼？

蘿香 自然上來。

她在門口等了一刻，筱春蘭上。她的服裝是上海最時髦最華麗的；並且過於入時過於裝扮，顯得是個不正當的女子。專靠做閨人相好的。她的態度舉動言笑姿勢，都過分的做作着，使人人注目她。她的衣服自然是極

貴重的。手裏拿着金絲織成的錢袋，花紋垂穗，都異常精緻華美。她一進門就抱住蘿香，表示親熱。

春蘭 親愛的蘿香，走向左首。我什麼地方都找遍了，原來躲在這裏。

蘿香 現出很有樂觀氣象。春蘭姊，你胖起來了。你好麼？

春蘭 好的。

蘿香 進來坐坐。只是沒有什麼東西待你——

春蘭 喔，不要客氣。外邊天氣真好。我坐了汽車來想邀你去散散悶。坐在吳右首。新近我買

了一輛新的，跑得倒很快。

蘿香 坐在籐椅上。對不起得很，春蘭姊，我今天不能同你出去。

春蘭 爲什麼？

蘿香 你曉得我近來不大出門。我身子不好，不很出去。

春蘭 自從廈門回來之後，從沒見你到卡爾登安樂宮去過，有一天在明新舞臺看見好

像是你，只見你向人堆裏鑽，一轉眼就不見了，她開始察看房間的四周，起立，走至左首置鍋爐的

桌前！
噢！什麼事把你弄到這般田地精透了！

羅香 走至右首，站在桌後。我也知道很不像樣，但這總是我的家——無論如何是我的家裏。

春蘭 簡直是監獄，取桌上的糖米喫，立刻吐在地上。新衙門的監，還比這裏像樣些呢。

羅香 但是很舒服。攔手在桌上。

春蘭 舒服！坐在牀上，戲謔的翻滾被頭。這是看的呢，還是睡的。

羅香 睡的。

春蘭 怪不得你毫無精神似的。羅香，你講，倒底爲什麼？

羅香 沒有什麼。

春蘭 有的。你和森卿怎麼啦？
看見桌上瓶花枯焦，便拔出來丟在一角；將身上挂着的水仙拿下來放在

瓶裏。他又沒有倒運，那天我還看見他的。

羅香 那兒？

春蘭 在法國花園。他要我喫飯，可是我怎麼能去。羅香，你知道我不得不謹慎點。甲書最

會喫醋——真是老混賬！

羅香 你現在還同甲書在一起？

春蘭 也是無法呀。他真正討厭——只好順順他算了。我聽說你不同森卿來往了。

羅香 那末你爲什麼要問？

繞桌過去，站在桌的右首。

春蘭 我，不過要聽你親口說說倒底爲的什麼。羅香，從頭講給我聽。洋火？

金煙匣，開匣取煙。

羅香取火柴括着。

春蘭 喫一根？遞一枝煙給她。

羅香 不，謝謝。

春蘭 坐在桌的右首，面向羅香。唔——唔——呀！講罷。我急於要曉得這件事。

羅香 沒有什麼可講。我找不到事做，沒有錢，就是了。你如果沒有事做，也不能天天住洋房坐汽車呀。

春蘭 可以的。我一年不做事了。

羅香 春蘭姊，你那裏懂得我——我——唔，你曉得——唔，你曉得——我講不出來。

春蘭 講出來，講出來。對我什麼事都好講。我們一向是知己朋友，同樣做做新戲，靠這一

路喫飯的，你同我難道還有什麼祕密不成？

羅香 我知道以前是沒有，不過，春蘭姊，現在却不同了。我不願再過這種生活。可是近來運氣壞透啦。這個月真苦極了！

春蘭 唔，不過你這樣怎麼可以過活呢。難道稍停，將煙輕輕打去，以遮飾其不安的心緒。森卿不幫

你忙麼？

羅香 同你講有什麼用呢。起立，走至爐旁。春蘭姊，你還不懂啫。

春蘭 有意大口噴煙，夾股的坐着——態度完全像男子。不懂爲什麼不懂？

羅香 你不能懂；你沒有經驗過。

春蘭 你怎麼知道？

羅香 不耐煩的轉身過去。喔，解釋有什麼用呢？

春蘭 你要曉得，羅香，我最不喜歡勸人家。但是你真使我頭痛。我以為你是很聰明的。年輕不懂事的女子，剛進這種門路，難怪他不受欺騙；但是你對於這個玩意兒弄得久了，應當明白些。

羅香 很怒的走向她。**春蘭**姊，你如果專來講這種話，請你休嚕囉罷。老實對你說，我今年夏天在廈門的時候，看中了一個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他對我一百分的傾倒，他使我看

到光明的路，真正做人的道理，他——喔，唔，你不知道的——你不會知道的。坐在牀上。

春蘭 將煙丟在痰盂內。我不知道，不會知道麼？確是對的，我剛從蘇州鄉下出來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男子的愛情，我也不知道。全上海議論紛紛的講我是上海最漂亮的女人，我也不知道。許多有錢有勢的人，老的少的拿着成千成萬的洋錢，祇求我喫頓飯兜圍風，我也不知道。我什麼事都不幹，那是你知道的，是不是差不多有三年我死釘着老三。想望他把我從光明的路上到美滿的目的地。可是我一天老似一天，面色也褪了，頭髮

也稀了，臉上的綉紋也起來了。那時候，用不到什麼香粉，胭脂，花露水，生髮膏。起立，走至桌子左首，面向羅香。好羅香，你曉得什麼結果？

羅香 一半是你自己不好。

春蘭 隔吳慎慎的說道。年紀大起來，人老起來，難道是我的不是麼？面色老起來，身段粗起

來，難道是我的不是麼？許多有錢的男子釘着新來的漂亮女子吊膀子，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他們不再放汽車來接我，不再講我怎樣好看，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後來老三看人家都不睬我不理我，他就討厭我，冷淡我，終於——無情的丟棄我，放手在桌上。難道——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幾乎哭了出來，走至梳粧檯前，撲點粉，又走下臺來。我一氣幾乎送了命。從此我就橫了心，只要多撈幾個錢就算了。後來碰到甲書。他同我好，我也就由他。就是這麼一會事。

羅香 我不懂你這種生活，怎麼過得。睡倒在牀上。

春蘭 你也有過，那時，你並不討厭。

羅香 是的，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如果你是我，你也要這樣的。

寒蘭 不。所有風流的事情我都嘗過了。走至牀邊，身觸馬子英照片。我現在只求饑愈多愈好；將來再有兩天，就不怕傘撐了。

羅香 起立，憤憤的走至右首。你到底來做什麼？我要這樣，你何苦來干涉我呢？

寒蘭 我無非要幫助你呀。

羅香 說話時走向左首牀邊，恨恨的把褥子推在一邊，面向右的坐在牀上，眼中有淚。你不能幫助我。我很

好——我告訴你我很好。無論如何，要你管什麼？

寒蘭 木坐在牀上，現移坐至牀之他端，面對羅香。但是，我要管管。你住在這種衙堂房子裏，天天

和這些不三不四混在一起，我知道你是很難過的。你看房子裏多少冷，羅香起立，走至右首窗邊。又沒有熱水，身體糟得飢瘦。找位置機會是有，你不要還有什麼辦法呢？這個人

糟馬子英照片。在外邊幫過了你什麼？除了寫信之外，有什麼給了你？我當時也是這樣。我要買雙新鞋子，或是做條新裙子，他就告訴我他怎樣愛我好，我只好補舊鞋子，修修舊

裙子勉強穿着。我看你現在也達到了。她仔細的觀察羅香。面上的綉紋已經漸漸來了。羅香拿盒的走至檯檯前，拿起手鏡來照。你還躲在家裏說沒有衣服。

羅香 放下鏡子。但是我得到了你得不到的東西。我雖要藏起我的衣服，但是我可不必躲過這個臉。你同那個人——他年紀足夠做你的爸爸——還是扭扭捏捏肩平肩鬼手攬手兒的一塊走。我不懂你有什麼臉兒見正派的女人。

春蘭 立起。你再講！你以前也是如此，可是我從沒見你難為情過。你說他老，我也知道他老，但是他對我確是好的，常常想法叫我開心。你想我喜歡他麼？我不但不喜歡他，有時還恨他，但是他明白，并且每到月底他總有一大捲鈔票給我——這我可以在你面前

觀祝的。走至燕前。

羅香 你怎麼對我講起這些話來？

春蘭 走至桌的左首。我無非要你明白自己。空口說說的貞操你早已沒有了。此時你徒然

得個虛名，我說還是實在好。

蘼香 春蘭姊，你請走罷，再不要到這裏來。

春蘭 拿起身袋斗篷等等。好，你定要這樣，我祇好隨你去了。擊門聲。

蘼香 狐疑了半晌。仍復鎮住。誰？桂蘭持條上，走過來夾於蘼香。

桂媽 梅姑娘，花大娘叫我送來的。蘼香接了一看，面上現着十分困難的樣子。

蘼香 沒有回信。

桂媽 花大娘講沒有回信不許我下去。

蘼香 叫她等一等。

桂媽 她要回信。

蘼香 你對她說我馬上就下來——沒有錯的。

桂媽 但是，梅姑娘，她叫我要你回信。很難纏的下去了。

蘼香 半向春蘭半向自己。她到會利用你在這裏弄鬼。站在右首門口。

春蘭 怎麼？

蘿香 她要錢——三個月房租。她以為你會替我付的。

春蘭 嘿！走至右首。

蘿香 向左走至右首。春蘭姊，我一時不留神得罪了你，請你不要當真。

春蘭 什麼？

蘿香 可否——可否借我三十五塊錢？等我有事就還你。

春蘭 我？

蘿香 是。

春蘭 借你？重讀此字，三十五塊錢？

蘿香 是的，你現在錢很多。

春蘭 你發了瘋了！

蘿香 你給了我罷。你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我身邊實在一塊錢都沒有。

春蘭 轉身憤憤的說道。原來你是這種樣的女人，呀？剛纔你說不屑同我來往，要趕我出去。

你以前得的錢，同我得的錢，請問有什麼兩樣？現在你擺起架子，說我不配在你屋子裏；但是一面又要我的錢付債！你要我在外面嘻皮笑臉的掙錢來，給你充正經太太。蘿香，我現在曉得你了。請問你的真操在那裏？你去死，活，闊，窮，由你。我去了！

春蘭跑至門口；蘿香一驚不響的站了半晌，忽陷於神經昏亂狀態。

蘿香 春蘭姊！春蘭姊！不要走！不要離開我！春蘭一手執住握手，猶豫未定。我忍不住了。我再過

不下去了。不要走，請你不要走。蘿香抱住春蘭哭泣。不一會，春蘭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她很和柔的很表

同情的安慰她。

春蘭 好妹妹，好妹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罷，我替你揩眼淚。春蘭引蘿香至藤椅，將斗篷手袋

放入椅中，令蘿香坐下。春蘭坐在椅邊上，一手圍住蘿香的頭頸，抱向她身邊來。蘿香眼淚汪汪的嗚咽着哭泣。我

對不起你——真對不起你。我不該說這種話。別哭了，別哭了。

蘿香 春蘭姊，我所能忍的都忍過了。

春蘭 唔，我也這麼說；要是我，就不行。傷心事人人有，只是我哭不出來罷了。

羅香 漸漸恢復，很嚴重的說。恐怕你講的是不錯的。

春蘭 不要講牠罷。

羅香 恐怕是對的，春蘭姊——

春蘭 噯。

羅香 我想我實在忍得無可再忍了。每天過的儘是惶恐日子。

春蘭 向四面看看。糟是糟透了。

羅香 我房錢三個月沒有付。除了我身穿的衣服之外，什麼都當完了。

春蘭 你要用多少，羅香，我給你就是。阿彌陀佛，再不要愁了。剛纔我冒了火，得罪了你，千

萬別見怪。

羅香 不，我不能讓你這樣做。起立，向右走至桌邊。你剛纔只怕是發了瘋了——狂了——

不過你說的話是對的，我不能拿你的錢。

春蘭 喔，你忘了罷。起立走至臺中。

羅香 也許——也許他知道了——我的痛苦——他怪不得我。

春蘭 他——這位好人難道連飯都不給你麼？

羅香 他還不曉得我窮到這般田地。

春蘭 他曉得你沒有事做——是不是？

羅香 轉身向她。不很曉得，我對他總說還好。

春蘭 那你自己呆呀。他沒有寄東西給你？

羅香 唔，他沒有東西寄我。

春蘭 唔，他猜你怎麼過活呢？空氣飯，自來水湯？

羅香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嗚咽哭泣。

春蘭 走至羅香前，兩手圍住她。別再傻了，好妹妹，有人等着你呢，有人情願給你錢哩。

羅香 你說白森卿麼？

春蘭 對了。

羅香 你可曉得他在那裏。

春蘭 曉得。

羅香 唔？

春蘭 假使我告訴你，你要鬧脾氣麼？

羅香 不——爲什麼？
起立。

春蘭 他在樓下汽車裏等你呢。我答應他把你的話告訴他。

羅香 原來你們都是串通了來的——把——把——

春蘭 好妹妹，我早曉得你是反對的，不過我是一篇好心拉你們攏來。現在明新舞臺的
股子，他有一半多，所以你只要肯見他，什麼事都辦得到。

羅香 他什麼時候要見我？

春蘭 現在。

羅香 這裏？

春蘭 是我去叫他上樓來好麼？

蘿香 隔了許久，走至牀邊，又走向窗前。好。

春蘭 立刻喜歡活潑起來。你這纔是聰明呀。只怕他在下面凍得半死了。走至門口。我去叫他

來。蘿香，你看看自己成什麼樣子。走至蘿香身畔，執住她的右手，引她到洗臉的地方，拿手巾揩乾她的

眼淚。這種樣子萬萬不可以給他看見的。來，我來替你打扮打扮。蘿香，你答應我不再哭了。領蘿香至梳粧檯前，出粉拍來拍蘿香的臉。讓我來替你撲點粉。還有他上來了，你一定要他

今天晚上在卡爾登喫飯——七點鐘，記住了。讓我看看，現在好了。春蘭拍拍蘿香的臉，又捧來香了幾香。別忘了，七點鐘，我在卡爾登等呢。走至桌邊，拿了外套手袋等。再見罷。下。

春蘭去後，蘿香走至右壁前，將馬子英的照片扯去，又至衣櫥前，扯去另一張；拿了走至牀邊，跪在褥上，把牀頭那張大的也扯去，同放在牀底下。白森癩在上樓了，擊門。

蘿香 請進來。

白森癩上。他穿着富商穿的深色的緞掛緞袍，外罩一件厚呢大衣，貂皮帽，皮手套，整潔奢華，顯然是個富貴派頭的

人物。

森卿 進門。羅香，你好。兩方面都似踴躍不安。她起立，走至森卿前伸手。

羅香 好久不見了，森卿。

森卿 好久了。

羅香 請坐罷。

森卿 現在從容一點。謝謝。把手杖放在櫥的一邊；又將大衣脫去放在椅上。

羅香 外面很冷吧？

森卿 有點冷。

羅香 你同春蘭一塊兒坐汽車來的？

森卿 我在大華碰到她，喫了飯來的。

羅香 約定的？

森卿 我約她的。

羅香 唔？

森卿 唔，羅香。

羅香 她對你說啦？

森卿 不多。你要說什麼？

羅香 眼看別處，很簡單的說道。森卿，我願意回來。

森卿 竭力節制住得勝和滿足的表示，起立，走至羅香身旁。羅香，我快活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你

簡直同在地獄裏一樣。

羅香 我們——要講一講明麼？走至桌的左首，又至牀前。

森卿 不必，除非你要。我明白——我一向明白你。

羅香 很不悅的。是，我猜你是明白的。不過我不很清楚。走向右首坐在桌前。

森卿 同以前一樣就是了。

羅香 好。

森卿 你立刻就搬罷。向裏走至左首桌後，察看全房。這個地方怎麼能住！明天我差人來幫你

收拾行李。

蘿香 好，明天。

森卿 你現在要錢用罷。我把這些放在這裏。他拿出一捲鈔票放在中間桌上。

蘿香 你好像預備着的。你同春蘭打算好了來的吧？

森卿 不是打算，只是希望。我想你現在住個好旅館，以後再想法。坐在床的上首。

蘿香 森卿，我們現在老老實實——我既有意預備跟你，你說要到那裏，就到那裏；你說什麼時候搬，就什麼時候搬。

森卿 住旅館好，不過，蘿香——

蘿香 是。

森卿 你當真情願，不再三心兩意了？現在你還有時間斟酌。

蘿香 我決定這樣，沒有什麼斟酌。

森卿 如果你要做戲，我可以打個電話給明新舞臺，叫他排你進去。

羅香 好，說明天早上我去看他。

森卿 還有，羅香，我們在廈門的時候——

羅香 急急起立向右走。不要講，不要講。

森卿 對不起得很，我不得不講，我對走至左首中間。馬子英說羅香轉頭去。——很對不起，

不過我非說不可——你如果來跟我，我一定先告訴他。所以第一件事我要你這樣做。

羅香 寫信絕交麼？轉向森卿。

森卿 正是這個。

羅香 不曉得怎樣開頭。他一定要很難過的。

森卿 你不告訴他，只怕還要壞些。你告訴他，他到是喜歡的。誠實，他纔喜歡。

羅香 一定要寫——現在？

森卿 是的。

蘿香 走至桌旁坐下。森卿，怎樣開頭呢？

森卿 你不曉得怎樣寫麼？

蘿香 是。

森卿 那末我說給你寫。

蘿香 你說什麼，我就寫什麼。現在聽你吩咐就是。

森卿 開頭隨你寫。蘿香照做。我的話是很直爽的。不過九九歸原這是最妥當的辦法，你看

對麼？

蘿香 隨你。

森卿 預備好了？

蘿香 請說。

森卿 白話你寫容易些。請預備，『我要說的只絕交兩字。我不必告訴你到那裏去，不過

請你記住上次白森卿對你說的話。他現在正在這裏 停半晌。念給我寫這封信。我所做

的是出於本心情願，不必悲傷。希望你快樂成功。我不愛你了。」——

她把筆放下，擡頭望他。

羅香 唔——怎樣？

森卿 說這樣，『我不愛你了。』具名——梅羅香。她照做。摺起來——放在信套裏——
封口——寫封面。我去寄好麼？

羅香 不。我會寄的。這是最後的一封信。

森卿 向右走至椅邊，拿起大衣穿上。也好。你此刻心裏很亂，我去了。今晚七點鐘到卡爾頓喫飯，我約了幾個朋友在那裏。你一定要來的。拿了手杖。

羅香 我想不能。你看——

森卿 我知道。那些指錢。已够你應急了。此外以後再講。要打發車子來接你麼？
羅香 要的。

森卿 好。今晚是我好久沒有過的快活日子了。你得預備着呢。走近她身，低聲逗她。

蘿香 戰慄退縮。不要，七點鐘還沒到哩。

森卿 好。下。

蘿香靜默的坐了半晌，於是憤憤的站了起來，從左桌上拿個酒精燈放在中間桌上，點着又走至衣櫥前，右門啓，

桂媽上。

蘿香 桂媽！

桂媽 是。

蘿香 花大娘要房錢，這裏有。把錢丟在桌上。拿去給她！桂媽走至桌邊，看看鈔票，顯然非常驚異。

桂媽 啊唷唷，梅姑娘，四五十張十塊頭的鈔票呀！

蘿香 數二十張，櫥裏第一只抽斗有幾張當票，拿出來。

桂媽 是。自語。這這是真的——外國鈔票沒有假的。

蘿香 拿上面五張給花大娘，其餘把那件大毛旗袍和貂皮圍巾先贖出來。一起當一百

四十塊。十塊給你，快一點。

桂媽 自語。十塊給我——阿彌陀佛，好姑娘，多謝你。向門走去，復轉向蘿香。梅姑娘，你現在脫

了災難，我真正喜歡得了不得。我對花大娘說——

蘿香 揮手令去。不要——不要。快去，不要忘記。桂媽碰了一鼻子灰，很失意的轉身向門走去。此時蘿香

看見剛纔丟在桌上的信。且慢，我要你寄封信。此時她的頭髮一半鬆在肩上，項間的鈕扣還沒扣上——

正像梳洗還沒完畢。她遞信給桂媽；當桂媽轉身欲去時，忽又奪回來。她注視信面思索了很久，最後說道。不要

緊。

桂媽下。蘿香將信慢慢移向火酒燈，她燒的時候，她還執在手裏，燒完一半時，就擲在水桶裏，坐在床上看梅燒。靈，於是兩手捧着顛額，面向着觀衆，伏臥在床上。信燒完，燈也遲遲的下落。

——幕——

原书空白页

第三幕

與前幕相隔兩月。佈景爲在靜安寺路的白森卿的新公館——西式洋房，考究絕倫。臺上所佈的是坐起間——是全屋中最講究的一間。這屋子富麗是富麗到極點了，但是佈置方法缺欠雅淡的美。臺前中央，略向右偏，有小圓桌一；這桌不獨爲聚談的地方，也是喫早飯的地方。此時桌上放着西式早餐。桌兩旁有椅各一。臺前右壁有精緻的門一，通臥室。臺後有一大西式窗，可以望見對街同樣考究的西式洋房；窗上蒙着紗幕，極美麗。臺後左首有一門通外室，外室又有一門通走廊——這佈置是很重要的，因劇中用到外門關上的聲音處極多，又內門上須裝雅爾門鎖。左首有沙發一和几椅數具，可隨意安置。

右首有大着衣鏡一，鏡旁有一精美的西式櫥和梳粧檯。通內門邊有寫字桌一；右手

抽斗內放一三十二響的新式手鎗。幕啟時，寫字桌開着，桌前欄板上放檯燈一，和精美糖菓一匣；中間抽斗內放些信紙等物。臺後大窗前放着一只小桌，桌上放蓋大燈和報紙等等（內有新申報）。地下鋪着極厚的絨氈。窗與門間有留聲機一，鋼琴一；鋼琴上放着一疊唱片，和一架極富麗的檯燈，一籃花和兩架照片。從天花板上掛下幾盞銅梗的美麗電燈。沙發上有幾個繡花的鴨絨墊子。沙發背上，擱着一件時髦女子的春季西式大衣。

衣櫥頂上放着一付銀製的梳粧品，內有粉匣，香水瓶等；此外有水晶的人像貓像等玩物數具。

幕啟時，室中的景象顯然那主人昨晚回來得很遲。窗邊的椅上，胡亂擱着銀鼠絨袍馬褂和緞帽。窗上的紗幕半啟着。百葉窗也半開着，所以開幕時，室中不甚光明。蘿香坐在桌之右首，頭髮鬆亂未整，身穿一件緞襖。森卿囉唆袍子，黑緞背心，專心在那裏看報。此時兩人已把早飯喫過，正在喝咖啡看報消遣。蘿香看的是婦女畫報。森卿却一心一意的看商報上的市情報告。

森卿不耐煩的丟下報。

森卿 羅香新申報你看見麼？

羅香 沒有。

森卿 在那裏？

羅香 不曉得。

森卿 高聲的叫。桂媽，桂媽！半晌。桂媽！低聲的半向羅香。癩老太婆到那裏去了？

羅香 爲什麼，她在喫早飯罷。

森卿 她應當在這裏候着。

羅香 她難道不和我們一樣要喫的麼？

森卿 她是你的傭人，是不是？

羅香 是我的老媽子。

森卿 那末你要她來做什麼——喫呢還是服侍你。桂媽！

蘿香 不必這樣氣急，你要什麼？

森卿 我要新申報，從靈裏倒出一杯茶來。

蘿香 我去拿來就是。很似厭煩的站了起來，走至窗邊桌前，從一堆報紙中檢出新申報遞給他，回到廳上，

重又翻開婦女畫報在那裏看。半晌，桂媽從右首臥室門中開門出來。

桂媽 老爺叫我麼？

森卿 叫你的，現在不用你了。我在家裏的時候，聽差一喊就來，要什麼就什麼。

蘿香 多謝你，算了罷。你既然歡喜你的當差，回家就得了，何苦在這裏早吵夜吵的鬧不

清楚。

森卿 不要以為我在這裏有什麼福享。桂媽，房裏悶得緊。

桂媽 是。

森卿 把窗簾拉開了。桂媽拉開窗簾。這纔亮些。把那些衣服都拿去藏起來。你要曉得男人

最不喜歡看見這一類的東西，使他記起昨晚的事情。房間裏也得收拾得像個樣子。

桂媽此時東奔西跑，把大衣靴子項巾女衣手套等等很快的很不知整潔的亂攔在臂上。這表明她是很怕森卿發怒的。

森卿 看看她。當心點。不要把緞子擦毛了。

桂媽 是。很紊亂的由右門下。

羅香 放下畫報，看森卿。森卿，今天早上爲何這樣不高興？

森卿 心裏悶得利害。

羅香 市價跌麼？

森卿 不是，頭痛。他點着一枝煙，吸了一口，面作黑容。倒霉的煙。放煙在碟內。

羅香 你昨晚酒喫多了。

森卿 這種整夜的跳舞，我們以後只好謝絕了；不像從前年輕，現在一到早上就像生病一樣。你覺得怎樣？

羅香 些少有點疲倦。起立走至梳粧檯前。

森卿 你一點沒有喫？

羅香 沒有。

森卿 我想不要緊吧。昨晚熱鬧倒熱鬧極了。是不是？

羅香 你這樣想麼？

森卿 喔，這種臭罵好有趣。不能說十分粗，不過也太過分些。晚上我倒喜歡，早上我就恨

牠。他重又取報在手，找尋什麼似的流覽着。你討厭麼？

羅香 這種事情我總討厭的。

森卿 那末你可以不去。

羅香 你叫我去。

森卿 你可以說不去的。羅香拿起新聞紙，放在窗前桌上，走至後窗梳粧檯前。

羅香 但是你叫我去。

森卿 你既不願意去，去做什麼呢？

羅香 你要我去，

森卿 我真不懂你。

羅香 唔，森卿，在戲院外面的時間都是你的，你喜歡要我怎樣就怎樣。你出錢，我替你做

工就是。

森卿 難道我所得的，只是你的時間麼？

羅香 很厭煩的。那不止。走至桌邊取電影月刊在手，轉至沙發，一手翻動冊頁。我想你明白的。坐下。

森卿 很驚異的看著她。又要吞吞吐吐了，呀？

羅香 不，我此刻身體乏得很，不便和你直說。你也許不信，可是我在戲院裏很出力——

這潘老板也會告訴你的。我自己曉得很難，睡倒在沙發中。可是我盼望有一天成功。他

們很耐心的教我。他們也不得不如此——這又是你出錢買到的。

森卿 喔，不要這麼多心。這些東西乘我高興的時候再談罷；也不要忘記多講是沒用的。

羅香 穿至右首鏡前，對鏡整理頭髮；轉過身來，釘着他看了一陣。在這一幕裏，從開卷到末了，她始終示著將要

遇到緊張和厭惡森癩的神情——這點森癩雖不察及，但觀眾在臺下却異常明瞭。蘿香已嘗過爲金錢犧牲的苦味，現在屈服在裏面，出不得門；但是這短時間的覺悟，足使她見到彼方生活的醜態可恨。她是富有情感的，不像魯爾能容忍這種生活。她不是胡塗人，肯嫻嫻虎虎的，而是多幻想理想的女子，只因爲虛榮心的驅迫，把希望阻礙破壞了。森癩重又細心的看報，她還是目不轉睛的釘住他，雙眉搖搖頭，表示對森癩的厭惡已日漸增強。此時森癩很仔細的看報。忽停住看表。

蘿香 幾點鐘？

森癩 十點過了。

蘿香 喔。

此時森癩剛好讀到使他特別注意的一行，轉過身來，用尖銳詢問的眼光釘她一眼，不到轉瞬之間，他心裏滿長了狐疑。他在報上讀到廈門來的電報說馬子英代表華南金礦公司來上海開辦總行，還說他已發了大財，這次帶了不少的錢到上海來做資本，蘿香的態度和報上的記載，使他回想到廈門的一夕與上海的一幕；他是聰明而又有經驗的人，自然看得到這兩事相關的道理。

森癩 蘿香，在廈門的那個年青人，我想你不見得肯關心了吧？他叫什麼——馬子英？

蘿香 你知道他麼？

森卿 不知道什麼。我只是奇怪他到底怎樣了。那次我碰到他，還是年青青的，只是喜歡講大話。現在不曉得他在幹什麼？我相信你也沒有什麼消息吧？

蘿香 沒有，沒有；從來沒有。走至梳粧檯。

森卿 他沒有回你的信吧？

蘿香 沒有。

森卿 如果這個人果真發了財，呀，倒真有點奇怪——我想他要發財是難的——不過若是真的，那倒也好笑得很，是不是？

蘿香 是。我希望他真能出乎意料的發筆財。這纔能使他快樂。

森卿 說不定他要到上海來看你做戲哩。你在上海現在是很紅的了。

蘿香 不耐煩的。不要講這個。爲什麼要提起他呢？走至桌的右首。只怕你喫多了酒，隨口瞎講

罷？你以前還姑息我。我做的事情已經收不回來。我什麼東西都給了你了，你還是要拿話來頂撞我，使我難過。請你免了罷。走至右首鏡前，復回至桌之右首，坐下。

森卿 那末對不起得很。蘿香，我不是有意的。我今天不很好過。真的，我並不有意要你難過。

他起立，跑過去，把手放在她肩上，臉偎着她頭的後部。她彎下身去，驚顫一下；這很易見出她現在的生活是萬分不能容忍的了。

森卿 蘿香，你一向對我老實，我一向也待你不錯，這是你知道的。今天得罪你，是我昨晚酒喝多了，纔這樣胡塗；原諒我罷。

蘿香因欲避免森卿的優倚，已將身子傾向前側，兩手緊握着放在兩膝中間，眼光冷酷無情的直向前看。森卿寂靜的注視她半晌，他對她實在有點真情，同時他也覺得她已漸漸從他手裏溜走了；這次是用錢硬把她買回來的。她對他一點真情都沒有，因為金錢祇能籠絡人，不能心服人。這於自私自利如森卿這樣的人傷得自然很利害；他幾乎不能控制而用武。森卿走至左首復折回臺中，立着看報。鈴震，半响鈴又震，森卿借此機會走至臺後門而行。

森卿 鈴再震後。討厭的鈴。他繼續向前進，閉門，讓牠開着，走出至門外。蘿香不動，臉上仍是冷酷不變。他重擊的把外門推上——此點極重要，因為和後一段有關——進門，又關上，手上拿着一封快信。眼光從報上移到信上。快信。

蘿香 我的？

森卿 是。

蘿香 誰寫來的，奇怪，恐怕是小菊約我去逛西湖。

森卿 遞給她。我不曉得。他立停在樂的中央，面向她望着。

她急急的打開快信，讀時喘氣不已，又驚又怕的叫了一聲。那快信是福州來的，內說「養日午刻準可到滬。英已暴富，即來娶汝。英本擬嚴守祕密，奈英欣喜若狂，不能再忍。船泊馬尾，快郵通知。望勿出外，準作新婦是耳。子英。」

森卿 不是壞消息罷？

蘿香 愈忙的走上臺去。不，不——不是壞消息。

森卿 我看你嚇了一跳。

蘿香 不，沒有。

森卿 重又看報。小菊的？

蘿香 不，一個朋友。

森卿 喔！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內。蘿香從後查看了牠牛响，好像是在計畫怎樣可以使他走。

蘿香 森卿，你到公司要遲了吧？

森卿 沒有什麼要緊。我現在不想到公司去，倒想坐了汽車到霞飛路上去兜兜，吸點新

鮮空氣。歡喜去麼？

蘿香 不，今天不去。我想你今天還有要緊事罷；你昨晚說的。走至左首沙發前坐下。

森卿 不必忙。你——你要我走麼？

蘿香 爲什麼我要你走？

森卿 你等人？

蘿香 不——說不定。走至窗邊。

森卿 如果你不嫌我，我還要坐一會啦。

蘿香 隨你，牛响。走至鋼琴前，亂彈琴。森卿？

森卿 唔。

蘿香 香港廈門來的船多不多？

森卿 近來差不多天天有人來麼？

蘿香 走多少時候？

森卿 那要看坐的什麼船。招商新的客船一天一晚就到；從福州轉的，至多也不過兩天。

你拿申報來，我給你看看。

蘿香 好。起立，在報堆中找出申報，遞給森卿。自己坐在沙發的靠椅上。

森卿 那末你真的是等人呀？

蘿香 一個在廈門認識的女同行。我不曉得她今天能不能到。

森卿 那末快信就是她的？

蘿香 是。

森卿 她有沒有說坐什麼船？

蘿香 沒有。

森卿 我認得她麼？

羅香 我想你不認得的。

森卿 今天進口的船很多。太古有新寧，招商有新嘉禾，上午就到；大江下午到，吳淞晚上到。碼頭上去接她麼。

羅香 不，她一到就來看我。

森卿 知道你住在那裏？

羅香 她知道。

森卿 到過上海沒有？

羅香 我想沒有。

森卿 遞報還她。你自己看看罷。

羅香 拿報放在桌上。

森卿 重又拿起先前讀的報來。羅香看鐘。哈哈，倒有趣得緊。

羅香 什麼？

森卿 講這個鬼。

羅香 誰？

森卿 你的老朋友馬子英。

羅香 幾乎直叫出來，幸立刻節制住。什麼……講他什麼？

森卿 他要到上海來。

羅香 你怎麼知道？

森卿 報上有一段新聞。

羅香 迅速的跑過來，在他背後站着看。什麼——那裏——講什麼？

森卿 他倒果真說得到做得到——你看！高舉報紙使羅香看見。羅香看報。他已經從廈門動

身，今天就可以到上海。他在安溪開金礦，發了一大筆財，奇怪不奇怪？羅香放報在桌上。你知道麼？點火吸煙。

蘿香 不，一點不知道。走至梳粧檯前。

森卿 他運氣倒不錯，呀？

蘿香 是的，是的，很好。

森卿 可惜不早一點兒，呀，蘿香？

蘿香 喔，我不曉得——我想沒有什麼可惜，你問牠做什麼？

森卿 喔，沒有甚麼。他今天就到。假使他來望你，你見他麼？

蘿香 不，不，我不要見他。你知道我不見他的。你爲什麼要問？走至沙發前坐下。

森卿 我想你見見他也好。沒有什麼。不要放在心裏。

蘿香 是。她一手緊握着扭纏的快信。癩癩放下報紙，很驚異的注視蘿香。她看見他的臉色有點兩樣，便掉過頭

去，使視線不致碰在一處，你只管看我做什麼？

森卿 我自己倒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看了你——什麼緣故？

蘿香 喔，沒有什麼。有點頭昏。睡在沙發上。

森卿 我看你真有點。

蘿香 是有。森卿走至蘿香身旁。

森卿 你要知道我並不願意此刻和你重提舊事，不過不得不同你談一下。

蘿香 何以偏偏要此刻呢！現在我不要聽。起立，走向左方兩三步。

森卿 遲早總是要說的。

蘿香 做出耐心不動情的態度。有什麼話呢？重又坐入沙發中。

森卿 蘿香，你一向同我老老實實，所以我喜歡你比旁的女人強。

蘿香 又要炒冷飯麼？我想我們彼此都了解的。

森卿 對了，不過我還怕有不了解的地方。

蘿香 什麼不了解？轉身向森卿。

森卿 直視其眼。你回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叫你寫的信，你寄出麼？

蘿香 寄出的。

森卿 真的沒有忘記？

羅香 真的。不寄出我也不這麼說了。

森卿 你沒有看報，也不知道馬子英要到上海來？

羅香 不知道，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

森卿 他有信給你麼？

羅香 沒有……沒有……沒有信。不要再提這件事。你爲什麼定要逼我說話呢。我苦極了。走至極右端。

森卿 走至右首與邊。但是，我相信你。快信給我！

羅香 不能。

森卿 走至羅香身旁。快信給我。看！羅香走至內室門前。

羅香 撕成兩半。你沒有權問我要。

森卿 你要我用武力麼？羅香走向右首。我倒走至左首沙發前。還沒有和你動過手哩。

蘿香 這是我的事。走至沙發左首，繞過沙發向裏前走下。

森卿 正是我的事。蘿香只管避免森卿，而森卿只是緊緊跟隨。蘿香後來背靠着柵樁，不能再逃。森卿一把抓住她，伸手去奪快信。那時快信已放入袋內，她慢慢的拿了出來。

森卿 那快信是馬子英寄來的。快拿出來！

蘿香 不能！

森卿 你當我是什麼人。給我，不然我就動手拿！

蘿香 不能！

森卿 來！

蘿香 給你就是。將快信從袋裏取出來，遞給他。他慢慢的接了，很嚴重的釘住她。森卿緩緩的踱至臺中，一手拆開快信，兩眼還是不轉睛的釘住她。當他用兩手執住快信時，蘿香很微弱的退後一兩步。

森卿 讀快信。『養日午刻準可到滬。英已暴富，即來娶汝。英本擬嚴守祕密，奈英欣喜若狂，不能再忍。船泊馬尾，快郵告知。望養日勿外出，準作新娘是耳。子英。』那末你知道的？

蘿香 知道的。

森卿 不過快信沒來之前，你還不曉得他要來。

蘿香 對的。

森卿 那封信你沒有寄？

蘿香 沒有寄。

森卿 信呢？

蘿香 燒了。

森卿 爲什麼要燒？蘿香此時完全昏亂，不知如何回答。爲什麼要燒？

蘿香 我——我作不得主——我——我實在由不得我作主。

森卿 所以你一直在那裏和他通信。

蘿香 是的。

森卿 他也不知道伸手指全房，表示他們所在的情形。我們的事？

羅香 不知道。

森卿 走前一步。該死，我生平從沒打過女人，現在恨不得把你勒死。

羅香 爲什麼不勒死我呢？你什麼事都做過，爲什麼不做這個呢？

森卿 難道你不曉得當時我對馬子英說過，如果你回到我這裏來，我一定先通知他，難道你不知道麼？我很喜歡這個孩子，難道你又不知道麼？我要盡我的力量保護他，幫助他，可是你現在怎樣待他？使我失了信——對這樣的男子漢失信。你現在怎樣辦呢？講

呀——現在怎樣辦？——你不要站着裝啞叭——你怎樣對得住我？

羅香 我現在也顧不得你了。叫我怎樣對他呢？

森卿 不是你怎樣對他——是我怎樣對他。我決不願意爲了你們這班不要臉的女人，叫他想我是欺騙了他。該死，原來你們這班女子都是靠不住的。羅香默不作聲的瞧他。他看

表，走向窗後，望窗外，回至前臺桌邊，眼看着她。現在事情都弄糟了。

羅香 微弱的。沒有糟。請出去，他馬上要來了。讓我見了他。請你出去。

森卿 不，我要等。這次我一定自己告訴他，我也管不得怎樣難聽。

羅香 猝然間又強硬起來。不，你一定不可以。走過桌之右首到臺中。喔，森卿，我老實講，我老實對你

講，我捨不得他——我實在捨不得他。我愛他。

森卿 噢。冷笑一聲，走向左首沙發前。

羅香 你看是麼！我知道你不能明白我的心。你爲什麼不能走爲什麼不能離開這裏？是我終身的一點希望。他不知道，沒有人會告訴他。我跟他去——他也好，我也好。請走罷。

森卿 什麼——難道你想拿欺我的方法欺他麼！走過去坐入靠臂椅內。不，我不等他來不走。

我要告訴他這不是我的錯。這是你的錯。

羅香 那末你要讓他知道。難道不肯給我個最後的機會麼？

森卿 等他知道了，什麼機會都可以給你。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決不干涉；不過要老老實

實，一點容不得欺詐。羅香走至右首，跪在森卿椅邊。

羅香 那末你真的要講給他聽——森卿不耐煩的轉過身去，我以前沒有告訴他，我現在告

訴他就是。你一定要走開。如果你姑息我的——喜歡我的——愛我的——請你讓我
自己告訴他。我要你走——你可以回來。那時你會明白——會懂得——我祇要他能
了解我，雖則生性弱些，還不是個惡毒的人。我要他知道，我是不甘心做這個事，我沒法
纔這樣的。給我一個機會吧。森卿看她一眼，我答應你這次老實的告訴他——結果怎
樣，我也顧不得——只是我要親口講給他聽——請你——請你——讓我這樣做罷
——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要求，肯了吧？羅香攔不住哭起來了。

森卿 起立，看看她，好像心裏在辯論怎樣做最好一般。走至右首桌前，站住，面整對着羅香，背觀衆而立。好，我

決不同你爲難。下午一早我就要回來，記住了這事，要你弄妥纔好。懂麼？

羅香 懂的；我照做就是。現在請你走吧。坐入右首靠椅內。

森卿 好。走入臥室。不多一會，穿了馬褂，手拿帽子，手杖出來；走至臺中，又轉身過來。羅香，不要忘記誠實
兩個字。

羅香 不動的呆坐着。請走罷。森癩由左門下。羅香這樣呆坐着愈久愈好。桂媽從左上，開始很嚴的掃除屋子；

羅香 一動不動的坐着，兩臂托住膝頭，兩手捧住頭頸。

羅香 桂媽！

桂媽 是。

羅香 三陽里帶來的老東西，你還記得麼？

桂媽 記得。

羅香 有一支手鎗放在那裏？

桂媽 那個出鬍子軍官送給你玩的那管麼？

羅香 是的。

桂媽 記得，記得。

羅香 在那裏？

桂媽 上次我看見在寫字檯抽斗裏。說話時已走至寫字檯前，抽開來，在一堆舊紙堆裏摸了一陣，

拿出一支三十二響的短鎗。是不是？

羅香 緩緩的轉動鎗身，眼看着鎗，是的，放好罷。我當牠不見了。桂媽答應時，鈴聲響了。羅香猝喫一驚，心

中猝然震動，幾乎站立不住，所以不得不一手撐住桌邊。說話時也格格不吐很難脫口似的。看——誰——

這是——看了告訴我。

桂媽 轉身。是。走過去，開內門又開外門。

春蘭的聲音 在窗外，喂，桂媽，梅姑娘在家麼？

桂媽 是在裏面。羅香纔放了心。春蘭不等桂媽說完，便急急的跨進門來。春蘭穿着極時髦極華麗的紅花緞旗袍，黑花緞長背心，走路時苗苗條條的。

春蘭 羅香妹妹，你好呀。

羅香 春蘭姊。羅香走過去坐在沙發上，春蘭把項巾手袋等放在桌上。

春蘭 今天外邊風真大。走至梳粧檯前，看鏡子。早上買了半天東西，把頭都吹昏了。阿彌陀佛，到這個時候，還不打扮起來。我講你聽。走至臺中，我早上在寶善街買到一件現成的印

度綢夾衫，剛好不長不短，腰身袖口都齊巧正好。他祇買二十塊錢，看看一百塊錢還不
止哩。但是我叫店裏開一百塊，那裏還有一兩件，我來約你去看看。據說這種貨色要借
我們來做牌子，纔這樣便宜。坐在桌邊，並不注意到蘿香。昨天晚上真有味。你簡直沒有喝酒，

但是哈哈！森卿鬧得多兇！你怎樣仔細的看她？爲什麼，病了麼？你面色很難看。到底做什麼
——快披了衣裳，出去散散罷。外邊天氣多麼好！太陽多亮！又爽又涼快！停半响喔，多謝

你開開口罷。難道一句應酬話都不敷衍我麼？

蘿香 春蘭姊，我乏得很，并且心裏有點難過——很難過。

春蘭 起立，走向蘿香。那末打起精神，把煩悶丟個乾淨。我來帶你到公園裏去兜兜風，你喜

歡的罷。去不去？

蘿香 走至右首臺後。春蘭姊，今天不能；我正在等個人。

春蘭 男人？

蘿香 是，男人。

春蘭 我認得麼？

羅香 你聽見過。在桌前看鐘。

春蘭 那末說出來。誰？

羅香 春蘭姊，你表上幾點鐘？

春蘭 看表。十一點五分。

羅香 喔，我遲了。我還不知道這樣遲哩。對不起等一等，我去換件衣服。他也許就要來的，

桂媽！她走向內室。

春蘭 誰呢？

羅香 穿好了衣裳告訴你。你隨便不要客氣。

春蘭 早點告訴我罷。怎麼說說？

羅香 跨進內門去。一刻就來。穿好了講給你聽。由內門下。

春蘭 從桌上拿了一匣糖，回轉來在沙發的靠墊上選糖。高聲說。羅香，我又要進班子了，你知道麼？

蘿香 真的麼？

春蘭 真的，也是沒法呀。我想我該鬧鬧名聲了。

蘿香 爲什麼要鬧名聲？

春蘭 甲書對我漸漸的冷淡。近來放匣在桌上。我們見面的時候太多了。

蘿香 爲什麼？

春蘭 他近來看戲，又喜歡坐第一排。蘿香，這講牠有什麼用；像甲書這樣的人，帶四五個姑娘去看戲，本算不得什麼一會事。你一進了戲館，他就指着左首第三排叫我坐。這位老混蛋近來和達社的女戲子搭七搭八不幹好事。我呢，每逢收房租的一天，也覺得手頭比前緊了。

蘿香 喔，我想你不要緊的。

春蘭 淡淡的自慰。要緊倒沒什麼要緊。起立，走至桌的右首，看鏡，又將頭髮整理一下。不過我喜歡安

安靜靜過日子；并且換來換去，不但要費心思，還有種種不便。現在我住的地方多少好。

看見新的留聲機。喔，羅香，這個機器你幾時買的？我上星期在百代裏買了一個，比這個好
像小一點。這個好不好？多少錢？

羅香 我不曉得。

春蘭 把放在鋼琴上的一疊唱片，隨意翻看，嘴裏哼着唱調，高聲些說。羅香，你有的都是京調麼？

羅香 你要什麼？

春蘭 我要小調兒有趣一點的。喔，這裏有一張，把四季春調放在機上，開足機門，發的聲音很響。多麼好聽！

羅香 喔，春蘭姊，不要放到這麼響。爲什麼呢？

春蘭 停機，起立走至臺中左首立住。我也叫甲書去買張春調。快一點。羅香出。呀，你面色不好呀。

變成表同情的聲音。我猜你同森卿一定打過了架，他總打贏的，是不是？羅香走至右首衣櫥前找

東西。你爲何不能教訓教訓他呢？那天晚上我幾乎把甲書丟下去，那知他還是似理不理的胡鬧，把我真氣死了。羅香，我想還是做戲去的好。坐入臺中右側的靠背椅內。

蘿香 做新戲去？

春蘭 唔，不做新戲。明新舞臺的老板答應我進去試試。甲書也巴不得我出出風頭，好讓他時時邀幾個朋友來看戲，稱讚稱讚我。

蘿香 走至沙發，拿起糖匣，放在桌上；取右桌上快信在手裏，走至廳中右首，很嚴重的說道。春蘭姊姊！

蘿香攪着春蘭的手，引她到沙發來，蘿香坐，春蘭立於廳中左首。

春蘭 噯。

蘿香 過來，坐在這裏。

春蘭 什麼事？

蘿香 你猜猜我要求你些什麼？

春蘭 錢要到下禮拜纔有哩。坐在蘿香對面。

蘿香 不是錢；要你指導我一件事。

春蘭 笑。那容易。什麼事？

蘿香把團纏的快信遞給春蘭。春蘭將兩半合成一起，很留意的看了一半，擡起頭來，放下快信。

春蘭
唔？

蘿香 森卿疑心我。今天報上有子英的消息——快信來了——森卿問我寫的信——
就是同他絕交的信——

春蘭 是的，你燒了。

蘿香 我想騙他——他大不高興。他好像曉得，同我大鬧。

春蘭 他打你麼？

蘿香 沒有；他定要我承認子英沒有接到我的信，又要坐在這裏等子英來，當面告訴他；
又說什麼善歡子英，要保護子英救子英。

春蘭 救——假東西！他喫醋呀。

蘿香 我說他如果肯走，我情願自己告訴子英，所以現在正等他來——告訴是沒話講的——不過怎樣開頭呢——我要你幫忙——你法子很會想，等子英來了，我當然不

願再姘森卿、春蘭姊姊——我不願意再住在這裏了。

春蘭 什麼？驚異的喊着，不自主的執住羅香兩手。羅香，你再不要瘋瘋癲癲鬧主意。叫我誰也

打不動我的心。

羅香 但是我年輕，又不懂春蘭姊，叫我怎麼能懂得？如果我不講，森卿就會對他講；子英聽了，一定要害他的命。

春蘭 好，再不要這樣想。讓我們起立，走至燕臂椅，拖近一點，坐在左燕臂上。打開窗子說亮話，直

截了當的想個主意。況且時間上又這樣局促。事體是事體，愛情是愛情。你一向講愛情，或一向講事體。但是總得想個法子解決纔是好。子英真要來討你了？

羅香 是的。

春蘭 你愛他？

羅香 是的。

春蘭 他一到這裏就準備和你去結婚。

羅香 是的，但是你看怎樣能夠——

春蘭 我看沒有什麼不能夠。你說他有錢，你愛他；你討厭森卿，想正正式的嫁給子英，那末再好沒有了。難道你不曉得一經嫁給了子英，森卿是再不敢對他講的，就是講了，子英也決不相信他。男人疑心情人是有的，疑心自己的老婆是沒有的。

羅香 轉身向她，很久不做聲。
春蘭姊姊 起立，走至右首桌邊。我——我想不該再這樣對付子英。

我想——我騙不信他的。

春蘭 你真麻煩。唯一的辦法就是撒謊。起立，推椅近桌。他們誰不騙了你。保護你自己要緊呀。你的命運，都在這點上，好好的做去罷。我講你聽。手觸羅香令坐；羅香坐於桌的左首；春蘭坐於

桌的右首椅的靠背上，兩肘撐着桌。你曉不曉得我們這一班女人，本是給男子愚弄的，看我們正像貓狗，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們比貓狗強的地方，也不過是多個腦袋。羅香，他們是逢場作戲，那裏有什麼真心呢。你以為馬子英羅香轉身向她。——你不必難過——是老實人麼？我敢罰呢說，他也是一樣的。癡心女子負心漢。男子那個有良心。人家說女子變心，

我是不相信的。他們最寶貴的就是錢。況且這又不是森卿的事，他有什麼權可以干涉。你同他姘得很久，他待你也還不錯，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真心愛你。不過你現在要決意去嫁張三李四阿狗阿貓，誰又能干涉你呢？

蘿香 但是你不懂，子英是不同的。我不能對他說謊。

春蘭 那你就糟了。我以前也是老老實實，那知道到頭來反而吃了許多虧。講什麼『愛情不變』『海枯石爛』這一類話是書上說說好聽的。一個女子真要爲自己謀幸福的時候，你聽我的話罷，騙得過騙騙，假得來假假，只要有手段，總是便宜的。很熱誠的執蘿香手。我的好妹妹，你是我最喜歡的人。

蘿香 春蘭姊！

春蘭 我自從離鄉以來，從沒接到過家信。媽媽死了，誰還睬我。蘿香妹妹，世界上和我痛癢相關的祇有你了。蘿香，我要你這麼做，也無非想你快樂。我祇怕你得不到，所以硬要你抓住，不要放鬆；用什麼方法去得快快樂樂，你也顧不得許多了。世界上稱心的事能有幾

椿年青的時候，不去享福，到頭髮變了灰了，面紋增多了，那時真比在地獄裏還難過。祇要他不曉得，他仍然可以愛你。至於森卿呢，讓他姘個別人就是；上海灘上女人多着咧。要是我有這樣機會，起立，由桌後走向蘿香，倚在椅背上，很柔順的把兩手圍住蘿香頭頸——好妹妹，聽我話，不要再像以前那麼癡啦。鈴響，兩手俱驚跳。

蘿香 起立。恐怕是子英，春蘭靜靜的拭去眼淚。

春蘭 喔！蘿香，你聽我話麼？

蘿香 噢，讓我試試。桂嫻由隔室出，穿至門口。如果是馬先生，請他立刻進來，她靠桌站着，幾乎驚得呆了。至春蘭走至鏡前，整整衣服頭髮，復轉身向蘿香。

春蘭 如果我看他是好的，我自會丟眼色給你。說着，跑至臺後取項巾手袋花傘等物。蘿香照舊站着。

外門開了，不多一會，子英已跨進內門，他穿着很整潔的商人西裝，臉皮曬得很黑，顯見得已很辛苦了一場。他進門後，站了半晌。蘿香和他都充滿着情感，但各竭力的遏止着——蘿香因境遇的關係，而子英是因爲樂極的緣故，都呆著不動。他見了春蘭，便不得不勉強笑了一笑。

子英 安靜的。蘿香，我正好趕到。蘿香亦笑，急忙伸手跑過去。

蘿香 喔，子英，見了你心裏不知道多麼快樂。他們眼着眼的呆了起來；春蘭跑了過去，仔細的察看子

英頭足，臉上表出很滿意的神情。她輕輕咳嗽一聲。蘿香笑着退後一步。喔，對不起。子英，這是我最知己

的朋友，春蘭姐姐；你我的事體她曉得很多。春蘭做出扭扭捏捏的動人樣子，跑上幾步，斜斜的鞠了

半躬。

春蘭 馬先生好。

子英 多謝。好喜歡得逢女士。

春蘭 尤其是今天相見，馬先生更要喜歡。向蘿香。遲刻在卡爾登再見罷。走至左首門口。

蘿香 春蘭姊，再坐坐去。

春蘭 莞爾一笑，不坐了；只怕你們也巴不得我趕快滾哩。向右走向子英。馬先生，我要恭喜

你，人家說你發了財。

子英 喔，沒有發財。

春蘭 我不相信——好，我去了。再見，羅香。馬先生，再會了。

子英 再會。走至沙發後，脫去外套，放在沙發上。

春蘭 走至門口，閉門，又轉過身來。子英的背向春蘭。春蘭向羅香瞟了一眼，還擦擦成聲，使羅香注意。羅香，

要捉活的，不要放鬆了手呀。下。兩人都轉向春蘭笑。春蘭去後，子英轉身向羅香，面上露着十分滿意的

笑容；向春蘭出去的門口，顫動腦袋。

子英 這人真有趣。

羅香 她人很好。

子英 我也這樣想。走至壁中。

羅香 她是我知己的朋友。

子英 那很好。羅香，我這麼遠的路趕來，難道「克司」都不給我一個麼？羅香跑過來，俯入子英

懷內；子英很熱誠的和她接吻。在這一段裏，子英的柔順是表白得最要顯著。

子英 羅香，我萬想不到今天有這麼快樂。子英與羅香同走至右首中座。羅香跪入靠背椅內，背向羅

衆，子英站在左首。

我沿路時時刻刻望着快到，可是那船偏走得好像要去環遊世界似的。

蘿香 你從沒告訴我發財。如果不接到你的快信，還不曉得你要來哩。

子英 我不要你曉得。我原想不防備的衝了進來，要你大大的喫一驚嚇。那知道上海的報紙却替我大吹特吹，我想你看見了罷？

蘿香 沒有。

子英 呀！好考究的房間，呀！左向走至沙發前，繞過牠至室中，四面觀察房間。也許你同我一樣的得意哩。

蘿香 上海不比廈門，裝飾品墊子地氈一類東西祇抵得廈門一半；並且我近來舞臺上也還紅。

子英 當然我知道；不過我想不到你有這樣舒服。好精緻，是不是？

蘿香 是。

子英 站在她坐處旁邊，笑着，好，你預備好了麼？

蘿香 什麼，子英看他。

子英 你知道我快信上說什麼？

蘿香 知道。倚頭在他肩上。

子英 就是這件事。

蘿香 我知道。

子英 我還得趕緊回廈門去。子英四而望望，走至桌的右首坐下，面對蘿香。蘿香愈快愈好。我在廈

門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辦，這次是私下偷走出來的。我要你一路走好麼？

蘿香 是——什麼時候？

子英 今天下午。我剛下船的時候，就打聽得新蘇州今晚開，大菜間已叫人去定了。我在

鼓浪嶼已早預備好了新房子，半响。這又是一個祕密。

蘿香 什麼，子英？

子英 我買了一所大洋房，後面還有很好的園子；現在修理裝飾快完備了，雖不能說怎

樣華麗，在鼓浪嶼也算數一數二了。

蘿香 不過，子英，你爲何這樣神秘。你信裏從沒講起一點兒發財的事。

子英 我打算親自來接你，給你自己去看看。

蘿香 你早該告訴我了；我等得好心焦。

子英 我的脾氣喜歡十分弄妥了，再對你講。你要曉得我在礦山裏眞苦呀；好在你的靈魂常常在我身邊鼓勵我引導我，加之運氣又好，我早料到祇要肯下功夫，肯喫苦頭，總有出山的日子。我同伴有兩個都是礦師出身，本想到安溪⁶西山開銅鑛的——運氣來了——有一天我們正在山邊測量，只見一塊黃澄澄的礦石——不到半個月，我們把整個山買了下來，兩三個月的功夫，已賺了不少的錢。現在什麼事都預備妥貼，祇要揀

個日子——執蘿香手。

蘿香 那你現在很有錢了，子英？

子英 不能算有錢，放蘿香手，倚椅背坐。不過一身喫用總可以舒服的了。

羅香 你一定喫盡了苦頭了。

子英 人人都讚我耐得起苦，不怕艱難，不過我要說都是你的功勞。起立，站在羅之左首。爲什麼呢，羅香，我碰到你的一天，正像上天來了天使，把我心中的惡念魔鬼趕個乾淨，又替我開了上帝的門，使我見到光明。我往常是不相信什麼仁義道德的，見了人家規規矩矩，就要笑他裝傻。現在，羅香，你秀麗的面貌，真誠的愛情，使我深切地感覺到做正實人的道理了。羅香，我敢自信說現在是個規矩人了。羅香忍痛轉身；這些話使她感覺到萬分的痛苦。她幾乎支不住，要直供出來。

羅香 子英，你不要再講這些話，我當不起。起立，走至右首。

子英 很高興的。當不起？爲什麼？你還不止。走至右首桌後，站在羅香後面。這點哩。你看你現在的

本領！白森卿說你戲永世做不好的，但是我說你能夠。走至羅香右邊，執住她的肩頭，輕輕搖動

她的身體。

我知道你的天才，現在你看。如果我不來奪你去，你的發展還是無可限量哩。

可是我要帶你走了。在廈門住一時，祇要那礦開得有了頭緒，我們還可以住到上海來。

再到外國去遊歷遊歷，舒服舒服，多少美滿，多少有趣。

羅香 慢步走向子英。但是如果我做戲沒有成功，你要怪麼，子英？

子英 怎會要怪呢？抱住她，吻她，拉她坐在他身旁。不要這樣不高興。我實在不該這樣來嚇你。

看表，起立，向左走至沙發後，取大衣。時間不多了。你多少時候，可以預備好？

羅香 跪在沙發上，身斜倚着沙發背。預備走麼？

子英 沒有旁的預備？

羅香 東西都拿走？

子英 都拿走。

羅香 那我隨便什麼時候都能走。

子英 穿過右首至盥中，望着內室。這是娘姨麼？

羅香 是——桂媽。

子英 好，你揀要的收拾收拾；餘外以後來拿。穿上大衣。我都計畫好了。有兩個新聞記者

要見我，我去一下就來。

蘿香 多少時候？

子英 說不定，不過晚上的船，總得要趕上。今天下午就走，你能够麼？

蘿香 走到他身邊，放手在他掌內，面對面的站着。

蘿香 能够，子英，你要我做，什麼都能够。

子英 那很好。快些罷。我不多一會就來的。再見。

蘿香 快點回來。

子英 是，就回來。由左門下。

蘿香 站着看他一下，纔恢復神志，很快的走至衣櫥前，拿出大匣的手飾箱，和櫥上的四個白玉雕像，和桂媽。

章的說話時就搖動牠們來助勢。桂媽，桂媽，來！

桂媽 是。

桂媽 由內門上。

羅香 桂媽，我要走了，快些替我須備。

桂媽 走啦？

羅香 是的。把兩個大箱子拿到這裏來——我來幫你整東西。拿是拿不完的，把衣服都拿出來，愈快愈好。來。

羅香與桂媽同下。不一會，又出來和桂媽擡着一只大皮箱，放在後臺左方，把沙發推向後去。

桂媽 梅姑娘，當心脚。

羅香 我可以拿兩個。

桂媽 喔，這樣高興！走向右桌，推桌至牆邊，靠椅也這樣。梅姑娘，你往那去？

羅香 不要管我到那裏去。沒有空同你講話。以後告訴你罷。桂媽，你動動手呢。快點。

羅香推她入門去，出來時擡着一隻稍小的皮箱。

桂媽 梅姑娘，衣裳當心。

這些箱與第二幕裏的同。放妥後，羅香就開箱，把箱內的東西都丟出來。桂媽站着看她。羅香跪在左箱前面，一面整理，一面哼着春調。

桂媽 我從沒見你這樣高興過，梅姑娘。

蘿香 是呀，再沒有比今天快樂了。阿彌陀佛，做點事呢。不要站着只看我；我要你趕緊些。

桂媽 我先去把毛衣拿出來。

蘿香 好，都要。

桂媽 由內室上，手裏拿着一大堆衣服，放入大箱中；下，又拿了許多衣服進來放在大箱上。呀，這件衣裳真

漂亮。顏色多麼好看。又下。

蘿香 桂媽，把好的幾件放在牀上，我自己來拿，你聽見麼？

桂媽 臺外。聽見了。

桂媽又抱了一大堆衣服出來，放在沙發上。蘿香忙碌碌的在理箱中衣服，東放一件，西放一件，好像在那裏歸類，森卿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站在門口望她。他這樣站着愈久愈好。他說話時也很鎮靜。

森卿 要走了麼？

蘿香 噢了一驚，趕立，對着他。是的。

森卿 急忙得很呀。

羅香 是的。

森卿 怎樣打算？

羅香 我要走就是了。

森卿 馬子英來過了？

羅香 他剛走。

森卿 當然你同他一塊去？

羅香 是的。

森卿 廈門？

羅香 廈門。

森卿 他要討你？

羅香 是的。

森卿 那末他不在乎？

羅香 你說「不在乎」什麼意思？

森卿 當然你已經告訴他寫的信，怎樣燒了等等的話，說了沒有？

羅香 爲什麼，當然說了。

森卿 他就說不要緊？

羅香 他——他沒有說什麼。他說要討我就是了。

森卿 你有沒有提起我，說我和你在一起有兩個月了？

羅香 我對他說你待我很好。

在這一段裏，羅香回答他，句句似乎都很艱難費力的，而森卿是個久經世故的人，自然辨得出她不在那裏講實

話，森卿用恐嚇的眼光釘住她。

森卿 他什麼時候再來？走至臺中右首。

羅香 立刻就回。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森卿 你真照我的話，老老實實的講給他聽了？

羅香 我——我無禮起來。要你問什麼？你有什麼權可以干涉我？把沙發上衣服放幾件在箱裏。

森卿 安靜的。那你又撒了謊。你騙了他，現在又想來騙我。羅香，我老實說你騙人的本領，

雖則練了幾次，還不够哩。重重的看她一眼，走至臺中右首桌邊坐下，帽還執在手裏。羅香看森卿坐了便

停止工作，轉身向他，又把待整的衣服放下。

羅香 你要怎樣？

森卿 沒有怎樣，坐一下休息休息。

羅香 不可以。

森卿 爲什麼不可以；這是我自己的地方。

羅香 但是你不曉得他要來麼？他撞見你怎樣呢？

森卿 我正要見他。

羅香 節制，節制，可是她的感情已幾乎要爆發出來了。我對你說。你如果這樣子，就把我一生都

葬送了。你害我害得也够了。我要你走。你替我走。你沒有權再到這裏來，硬把我的快樂奪去。我什麼東西都給了你了；現在想好好的做個人，他也要我做個好人。他愛我，我愛他。現在，白森卿，我們話說明白。請你出去。你聽見麼？要你出去。請你出去。走至左首箱前。

森卿 起立，走近她。難道我肯爲女人做欺人的事麼？我倒要坐在這裏等他來。我歡喜這個孩子，不願意他受你的騙。

羅香 我要你走。重重的蓋上箱子，走至右首衣櫥前，開櫥取衣出。

森卿 我對你說我不走。我要你當面對證，老老實實的對他講明。我真不管你啦，

羅香 推上抽斗，走過左首至臺中；那時她已全失節制，怒得像老虎一樣。你不管我？

森卿 豈敢。

羅香 你一點不顧算我？

森卿 對了。

羅香 誰撒了謊？

森卿 撒謊？

羅香 是，撒謊。你撒謊。你恨他，你知道的。

森卿 你笨極了。

羅香 是我笨的。我笨了一世，現在明白一點了。
跪入靠椅內，面向森卿說時悲憤填胸，聲淚俱下，

音韻異常。

我。你沒來時我多少快樂。雖則錢是少的，工是苦的。

森卿 但是你同旁人一樣說不夠呀。

羅香 你說我壞，但是誰害我壞的？誰天天晚上帶我出去，誰拿好穿好喫的東西來誘我？

誰叫我買時髦考究的東西？都是你呀！

森卿 你自己喜歡，可不是麼？

羅香 誰害我欠債？後來我不答應你，誰斷了我的飯碗？誰成天的釘着我，誰用種種醜

的手段，來引誘我過那種討賤的生活？

森卿 你也明白的呀。

羅香 明白是明白——但是你說做戲的都是這個樣子，我同人家沒有分別。後來你得到了手，又死不肯放我。那次到廈門，我纔見到真正快樂，出娘胎第一次——

森卿 你發瘋了。

羅香 是的，我發瘋了。盛怒的跳起身來，走至右首將桌布抹去，走至榻前，把瓶打去……這樣一直鬧到後臺，纔轉過身來，對着他，亂叫道。你又跟到廈門回來了，你用錢逼我，拖我下水，硬要我墮落，直

到現在。我要你走，你懂不懂？我要你滾出去。

森卿 羅香，你不能這樣。坐在大箱上。

羅香 亂叫着，奔向森卿，推他出去。不，你不走；你不能坐在這裏。你不能再這樣做。我告訴你我要

快樂去了。我告訴你我要嫁人去了。他並不抵抗她。她的憤怒是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他很驚奇，不

懂什麼道理。你不能見他；我對你說，你不能告訴他，不關你事。我恨你；我早就恨你。我見你

就討厭。我天天要走，今天真要走。你替我走，聽見麼？你替我滾，替我滾！又推他。

森卿 揮去她；羅香跟踉跄跄坐入靠臂椅，起立，走向左首。同你這些女人鬧什麼？由左門下。

羅香 狂似的。我要快活，我要嫁人，我要快活呀。聲力俱竭，倒身於大箱前。幕徐下。

——幕——

第四幕

佈景與第三同時。時在當日下午兩點鐘。

幕啓時，臺前有大箱二，小箱一，網籃一，都已裝好鎖好。餘如傘、細等，凡女人永離時的行李都已包紮定當。衣櫥上的裝飾品都沒有了。此外有一隻手提的皮夾，內放梳粧的物品，手帕和鑰匙等等。衣櫥的抽斗都半開着，有一抽斗外面掛出幾根絲帶和綢緞的零頭。寫字桌也開着，許多撕碎的信，滿桌滿抽斗滿地都是。在桌旁放着一隻提箱，幕啓時，柱上正在那裏裝好來。桌底下放着兩隻裝女子裝飾品的紙匣子，開着，也拖出幾根絲帶來。鋼琴前近窗處堆着滿地的放襪子手帕等物的紙匣子。照相架和花盆都不在鋼琴上了。那彈琴的圓凳倒放在鋼琴上，凳腳的中間，有幾個空瓶，沙發前有大箱一，已鎖好，箱上女

傘一，絲項巾一，和錢袋一。沙發上左首有一小皮提箱，亦已鎖好。臺中有小皮箱一，箱中藏手鎗一支。靠臂椅的左邊臂上有幾根紫色的繩子。在前臺中央有一條極粗極美的絲帶在地上。蘿香已將私有的東西取個乾淨，四處亂糟糟的，盡是碎紙和報章雜誌。氈毯已掀起，靠在窗邊的桌前。第三幕中所有的家具俱在，惟已搬亂了。

幕啓時蘿香手執旗袍，坐在左首箱上。桂媽則在右桌後鎖箱子。蘿香面色灰白，心神不定。

桂媽 梅姑娘，你還是讓我跟你去好麼？

蘿香 我還不知道哩，桂媽去的地方馬先生又沒有對我細講，還不曉得怎麼樣的。

桂媽 梅姑娘，我做事勤謹小心，你是知道的。把手提箱放在右桌上，走至臺中。我早做夜做，你人又好。叫我一個人冷清清的留在上海。蘿香轉身向左門。桂媽俯身拾起一根絲帶，藏在身後。我不

跑人家，不多講話。梅姑娘，可以帶我去吧？你一向待我多少好。

蘿香 爲什麼，我叫你走至左門，開門外望，很失望的回轉來。等在這裏，把你的東西收拾收拾，桂媽

把絲帶藏在衣襟裏，

白先生來，還要叫你哩。白先生見我走了，也要搬的。到了那邊，你好來，

我總會寫信給你的。

桂媽

猝然的。

那末也該給我點東西做個紀念呀。我老老實實——

羅香

你老實？

桂媽

我一向很老實。

羅香

你們做娘姨的總是差不多。向右走至桌邊，取手提箱，走至左首沙發前，放箱在沙發上。你還偷

得不夠，要我趕你走麼？我看見你了。坐在沙發右盡頭，面向左方。

桂媽

梅姑娘，唔——

羅香

不要騙我。你拿就拿點，我決不同你計較，可是不要老實老實的吵不清楚，真討厭！

桂媽

那末你不替我薦薦麼？

羅香

薦什麼呢？你那裏不可以去做娘姨，定要在我面前鬧不清楚。

桂媽

坐在台臺的箱上。叫我怎麼好呢——回鄉去餓死罷。

羅香 哭什麼，真討厭。送了你十塊錢也够啦。

桂媽 裝着極悲傷的樣子。

桂媽 我曉得，但是十塊錢那能够做家。起立，走至右首垃圾中，拖出一頂絨繩女帽，戴在頭上，向鏡子

裏望望。我也真是命苦。積點錢想嫁個男人，總是錢剛積好，生意丟了。由內門下。

羅香 怎麼子英還不來。搭船要來不及啦。走至左首窗前，走至書桌前坐下，又走至沙發，又走至櫃中

箱前坐下，很不耐煩的擺動右腿不多一會，門外鈴聲響。她極興奮的跳了起來。這一定是他——桂媽，快

去開門，桂媽下，開門。

秦叫天的聲音 臺外。梅姑娘在家麼？

桂媽 在家。羅香此時站在臺中轉身接客。秦叫天上，他還着灰色線春袍子，黑呢馬褂，一看就知道是得意了。不

過那說話舉動的輕浮氣，還保存着未改。他的態度似和羅香很熟悉不拘束的。桂媽把門關上，走內入室。

叫天 梅姑娘，你好呀？

羅香 長久不見了。

叫天 你搬家麼？

蘿香 是的，我搬得很遠。你發福了，氣色也不同呀。

叫天 是的，我近來好了。到那兒去旅行？

蘿香 不是。

叫天 看行李。我看也不像。什麼事？把帽放在箱上。

蘿香 直聳了當的。我去嫁人了。

叫天 嫁人？

蘿香 是的。

叫天 走近蘿香，表示十分高興。真的？那我喜歡極了。你曉得我那次聽見你——運氣不好，我

同我內人急了好幾天。我萬想不到這個人會真心待你的。現在他堂堂皇皇討你，我相信一定很好的。蘿香移眼他向各自坐在箱上。我要謝謝你上次幫忙的地方。潘老班寫信來

叫我進去，薪水又出得很大。他說起你，梅姑娘。我同內人商量了許久——你不要見怪

——我們決計不進明新舞臺了，因為很慢的。都是你幫忙，來路我也明白。

羅香 爲什麼不進？

叫天 唔，你曉得，我有三個孩子，都長大了，在學堂裏念書；我內人呢，也早把馬戲的玩意兒忘了，現在只會燒飯管家；好在我們一向清清白白，現在孩子大了，似乎去做白森卿薦的事，不大妥當，因爲你——你——唔，你——

羅香 我知道。起立坐在右桌的靠背上。你以爲不乾淨麼？是不是？

叫天 喔，不是——不過，唔，你曉得我現在起立走向羅香。還過得去。我在鎮江有個小戲館，請我去當經理。

羅香 鎮江？

叫天 是，鎮江，你沒有到過吧？

羅香 沒有。

叫天 我在那裏買了一所屋子內人很快活。當然我們賺不到什麼錢，不過還過得去就

是了。我們這班老戲子本是過時貨。新派的人那裏放我們在眼上。有一次我去尋事，一個新聞記者問我易卜生知道不知道。我說不很清楚，他就張着嘴大笑。現在到鄉下去混混還好。此時始覺察所說的話使羅香非常難過，因此大爲不安。我說重了話，對不起；我並非有意。你現在去做白太太，我實在不該這樣瞎說。

羅香 很輕視的說道。但是，秦老班，我不是嫁給白森卿。

叫天 不是？走向左方一二步。

羅香 不是。

叫天 喔——喔——

羅香 我嫁的另外一個人，一個好人。

叫天 你早該告訴我呀！

羅香 起立。這件事同你想的完全兩樣。我知道你講的什麼意思——我所要的也正是

一個小小的家庭，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現在他就要給我了。走至左門，開門外望，又關門？

復回至秦叫天那邊。

叫天 聲音中帶着一股高興，重重的說。真使我高興極了。我也替你喜歡得了不得。老實說這

纔是真正做人的道理。我不想發什麼橫財，也不想鬧什麼名聲；我內人自從出了戲院門，把前事丟個乾淨，一心替我養子管家，平平安安的過日子；人世上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你現在能歸正果，天曉得正是你修來的好福，誰都要替你喜歡的。我預祝你稱心如意罷！

蘿香 謝謝你。

叫天 你斷了白森卿，最好沒有了。你年紀這樣輕，蘿香坐在左箱上。生得又漂亮，性情又和善；你嫁個好好的人，把前事丟了，快快樂樂的過一世，也是意中的事。我內人一聽到我講起你，就像一向認識似的。取幅。我要走了。不要忘了老朋友，有空還請寫封信給我內人。若有一天走過鎮江，無論如何要請到我家裏來住幾天。我內人日夜牽記着你哩。再會了。祝你稱心罷。

羅香 再會了。你也得意了，我很喜歡。替我望望尊夫人。

叫天 一定一定。走向門口，羅香隨着。不要客氣，我自己會出去。開門，站着門口。再會了，

羅香 很柔順的。再會。秦叫天下門閉。她不動的站着，聽見外門關上。奇怪爲什麼還不來。她走至窗口外

望，猝然轉身向裏前來，衝着箱子又衝着桌上的皮包鈴響；她急忙跑至大箱前。桂媽，快點，看誰來看。

桂媽上，開門，下，開外門。

桂媽的聲音 裏外。馬先生，她等着呢。

羅香 急忙跑至臺中，馬子英上，一手執帽，一手挽着大衣；桂媽隨上。他跨進門便立住腳，很久很疑的望着她。羅香心中早覺得子英有點不同，身體不自主的一顫，幸立刻節制住，沒被子英看出。桂媽由內門下。

羅香 鼓着勇氣。子英把外套帽子放在左箱上。子英，你怎麼遲了？

子英 我——我給他們拖住了一刻。我想還早啦。

羅香 牛响。你怎麼樣？

子英 我都籌備好了。挑行李的人不多一會就來。走至置大衣處，摸大衣袋。船票艙位都看好

了，不過——

羅香 不過什麼？

子英走向她。她心中早已覺得將受子英嚴厲的審判。她也覺得子英已知道了一點兒，恐怕和她的計劃有點妨害。他同檢查樣的一眼釘住她，心裏也顯然的異常煩燥；但是他說話時，還保持着安靜的尊嚴和剛強——這正是他的特性。

子英 羅香。

羅香 什麼？

子英 你曉得我剛纔出去是去看幾個報館的朋友的。

羅香 我知道。

子英 他們說起你同白森卿的事情，我想是有意捏造罷，可是又像不肯全說。

羅香 他們說什麼？

子英 就是這些——謠言，羅香，一結婚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這是很嚴重，不是兒戲。我現

在要你老實的對我講。

羅香 怎麼？

子英 你老實對我說，他們講的還不過是到廈門以前的事。再對我說你是規矩的。我不相信他們的話——羅香——我相信你的話。羅香鼓着最後的毅力，擡頭看他充滿着愛的眼睛，戰慄一下很簡單的說道。

羅香 子英，我是規矩的。

子英 很柔順的，我早曉得你是的。他抱住她，吻她。羅香可憐無助的緊倚在他身上。子英的態度却變成孩

子般的高興。好，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趕緊走罷。時間不早咧。把東西拿啦。

羅香 馬上就走？

子英 自然馬上，愈快愈好。

羅香 好。把長襪穿起來，絲項巾圍起來，在衣櫥鏡裏整理了一會。

子英 羅香，你有這許多皮箱人家還以為我們搬家哩。轉身以笑臉向她。可是我們未嘗不

是呢。

羅香 是呀。走至大箱前，拿起小傘錢袋等，好像預備要走似的。她又急忙在室中四處亂翻亂看，又至鏡前照照，

又繼續預備了一會。走罷。

此時子英已拿好大衣帽子在手裏；正要預備離開，蘿香正說「走罷」兩字的時候，就聽見外門關上的聲音，把蘿香震住了。她呆着好像受了極大的震驚；不多一會內門鑰匙開放的聲音，使子英也停步呆住了，那時他的大衣，一手已抽入袖內。蘿香向着門看，嚇得手足都麻木了，子英一眼看見蘿香，就明白過來。門漸漸開了，白森癩很閒散的戴着帽子提着手杖，緩步的踱進來。當他轉身關門時，蘿香駭得面無人色，可憐見的退後幾步，把小傘錢袋等物都放在椅內，站着呆了。白森癩旁若無人的很閒散的緩步踱進來，而子英則呆得像石像一般，兩眼只是跟着森癩。森癩優閒的踱過壘去，走入室內。有幾秒鐘功夫，壘上人人都移動半步。白森癩又上，那時帽，手杖和馬褂都已脫去，祇穿着一件緞背心出來，又有意把內室門大開。讓馬子英看見牀褥等物，表示森癩和蘿香的親密情形。他仍是很閒散的步下壘來，坐在左首的椅上，準對着子英，交股吸煙。

森癩 馬先生，你什麼時候到的？

子英已漸漸恢復神志，他的右手伸向身後，慢慢摸出手槍。他的一舉一動都異常堅決，異常遲緩。森癩見了，從椅中直跳起來，看着他。此時槍已高舉，祇要機關一動，彈子就立刻會飛出來。蘿香又急又怕，趕忙踏上一步，伸手求停放。

蘿香 喉音啞得像耳語。不要放。

槍選高高舉着，可是子英心裏却顯然遲疑不決起來。漸漸的他的緊張盡弛下來。他把舉的槍放下來；安閉的放人衣袋裏；森卿也放了心，可是很有丈夫氣的站着。

子英 慢慢的。謝謝你。你說得剛好。半晌寂靜。

森卿 完全恢復，仍安閉如常。馬子英，你看，我以前不是說過！

子英 憤激的。當心，我不屑同你講話。兩人聲勢洶洶的相對着。

森卿 好。

子英 向羅香。這個人叫他出去。

羅香 子英，我——

子英 叫他出去，不要讓我發怒趕他走。

羅香 向森卿。——走走，請走罷。

森卿 遲疑的。如果你喜歡這樣，我也願意。

森卿走入內室。子英和羅香面對面的站着。森卿戴好帽子，穿好馬褂，拿了手杖又上，走向門去。子英和羅香不動。
當森卿走過臺中的時候，羅香走上一歩，止住他說道。

蘿香 現在你未走之前，我有句話要對你們說，我實在痛恨他。子英，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了；但這是真的——這是真的。世界上我愛的就是你。我曉得你一定說我不能解釋——也許是沒有解釋啦。我實在不得已。我窮得什麼都沒有了，他又不讓我做事，他逼着我餓肚子。你想這麼樣痛苦的事？天冷了，沒衣穿；肚餓了，沒飯喫，子英，做正經人實在太難了，太苦了——我實在沒法。

子英 我——我也知道你沒法；不過你如果不撒謊，我也許還可以原諒你。撒謊就是叫我心痛的地方。轉身向森卿，並且走近去對着他。我曉得你要失信，你就是這種人。上次見面的時候，你還裝着正經，說會通知我，那知道你竟失了信。試問爲什麼失信？爲什麼失信？爲什麼你這樣狠心？你這種混蛋，還有什麼面子在社會裏混？我要你說個明白，否則我今天要你死。

森卿 子英，我是要走啦，但是我要你曉得我沒有做錯。她回到我這裏來，是她自己情願。她自己親口說要回來。我在廈門的時候，就知照你，你不相信；我又對你說如果她回來，

我必定通知你。我叫她寫的，親眼看她寫好封好；叫她去寄，她沒有寄。你說撒謊，那是她，不是我。

子英轉身聞蘿香。蘿香低頭垂眼，顯然默認了。這幾句話打擊得他心如刀割，身軀坐倒在大箱上，垂頭喪氣，啞口無音，宛如身被痛打，疲弱得萬分，半晌寂靜。

森卿 走向子英。你看，不論你怎麼樣罵我恨我，我實在不願意見你痛苦到這般田地。子英

不耐煩的揮他停嘴。我對於女人素來不當真的，所以女人變心，我並不把他放在心上，和你們年青人，一心一意的就不同了。你現在猝然傷心到這樣子，自然是很難受。可是我所做的，無非爲你打算，因爲我料到蘿香不肯像你期望那樣犧牲的。現在事情糟到這
樣，我實在很抱歉。半晌再會罷，

他向子英看了半天，好像要說話似的。子英仍然不動。這次打擊是他萬想不到的。森卿下內門闔下，外門也隨着關上。子英和蘿香相對看了有一分鐘。他並不給她說話的機會。他頹喪的神情很明白的表示他心中有無限的痛苦。他生平從來沒有這樣悲傷過，并且他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他左右顧盼想說話，想脫出這危境。他的頭轉向門處。很可憐的揮動右手，極悲傷的轉身向她。

子英 好？
起立。

羅香 子英，我——

子英 不要推托了。我懂。

羅香 不是推托。我要你曉得我的心；可是我說不出來，牠不要我講——你一點不相信我。

子英 你還是不說的好。

羅香 我一定要說的。我不能讓你這樣走了。她走到他身邊，很微弱的想把手放在他肩上。他執住她

兩手，放還她身邊。我愛你。我——怎樣能告訴你呢——但是我真正愛你，我真正愛你。你

不相信我。子英半晌無言，於是執住她手，引她坐入一張椅內。

子英 我何嘗不明白你，不過，羅香，我想你還不懂什麼叫做真愛情。他整襟，變出鄭重的態度。

他的聲調，雖則帶些悲哀，却和柔而莊重，并且娓娓動人。羅香，你並不是不道德，不過是無道德，走錯了路，纔墮落的；我怕你已經沒有希望了。當時我們碰見，誰都不能說比誰好，不過你說

這是我們得救的一個機會。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當時希望的就是將來，現在你怎麼樣？我還以為你給了我新生命，那知道你先輕易把牠破壞了。

羅香 聲音完全變了；她這時心中苦得好像釘在十字架上。你要我死了——你要我死了。

子英 不要弄錯。一個月之後，自會忘記的。這幾天裏自然免不了要想到我，但是幾天過了，什麼都忘了。你只揀最容易的路走，而最容易的路就是如此。你要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不到底不肯止的。我可憐你。

羅香 聲音和前同。你千萬不要讓我如此。我要尋死的。

子英 恐怕你祇有死一條路了，但是你不會的，因為活比死容易。走過去取帽和大衣，轉身向

她；羅香亦起立。

羅香 子英，我說尋死是當真的。如果真的祇有這一條路，我就走，立刻死給你看。說着急忙起立，在皮包內取出鑰匙，開啓皮箱，拿出一支手槍，站在臺中，面向子英，等一下。你開這扇門，我就用槍打

自己。天老爺救我罷！

子英 止步發難。打死自己？半响。在我面前？半响。好。高叫。桂媽，桂媽！

桂媽 由右上是，先生。

子英 羅香莫名其妙的看着子英。你看見你的姑娘有管手槍在手裏麼？

桂媽 驚駭，立即走向臺前來。啊唷——

子英 她要尋死。我叫你來做見證，這是她自己情願的好，羅香，開槍罷。

羅香 幾乎癱下地來，手槍落地，子英我——不能——

子英 桂媽，她已經換了主意。你去罷。

桂媽 但是，梅姑娘，我——

子英 決絕的。你去罷。桂媽滿是驚異，又不明白真相，由內門下。子英此次說話時，還保持着柔順的音調，不過

語氣却冷酷動人。你沒有這個膽，我早知道你沒有。你剛纔一時以為唯一正當的路就是

死，可是你還不能照做。我實在替你可憐——實在可憐。走向門去。

羅香 你走了麼？你走了麼？

子英 是的。

蘿香 難道——難道——你沒有想到我是意志薄弱的女子麼？現在要你给我膽量，你給了我罷。我要靠着 you——倚着你，子英，我要個人看顧我，愛我，你讓我來吧？再給我機會我罷。

子英 我給過你機會了，

蘿香 兩手抱住他的頭頸，再給我。

子英 可是你靠錯了。再會罷。拉去她的手。

蘿香 亂叫。子英——子英——我——她坐在左箱上聲淚俱下的大哭，起立，昏暈不知所以，走至右首見手槍，又怒又失望的驚呼起來，執住手槍，走至衣櫥前，拉開抽斗，將手槍丟入，又重重的把抽斗關上，叫道，桂媽！桂媽！

桂媽 出現於門口。梅姑娘，你還去麼？

蘿香 猝然又興奮起來，輕薄的說道。不，不去了。我就住在這裏了。

桂媽走過來開左箱，拿出美麗的，衣服，又穿過簾來放衣服在靠背椅上，又跑至大皮箱前，拿出舊繡絲巾來。轟

香走至左箱，打開箱來。

羅香 把箱子都打開來，好衣服都拿出來，揀件最漂亮的給我，快一點。她走至鏡前，再把那大手飾匣子拿出來，好衣服替我穿起來，面上替我塗起粉來，這些就是他們剩給我的。向她自己他們把我的靈魂帶走了。

桂媽 快樂極了。曉得，曉得。

羅香 正在整髮。替我好好打扮起來。

桂媽 梅姑娘，你要出去？

羅香 是的。我要到安樂宮去玩。重找一個主顧。要墮落索性同他們一起墮落到底。

此時窗外春調歌聲又起——這歌調裏有一種表示下等生活的暗示，妓院和犯賤的下流氣息。羅香聽了，滿眼看到將至的最下墮落。她的理想破裂了，至終還在泥濘裏生活。她一手拿了鮮麗顏色的衣服，一手提着絲織的項巾，完全給春調歌聲征服了，悲傷了。桂媽最歡喜羅香仍操舊業，聽了春調，得意之至，也隨口亂呼起來——一面在打開那些皮箱來。

羅香 不勝悲哀，不勝失望。喔，天呀，天呀！轉身跑進內室去了。春調還繼續在窗下唱，桂媽和着幕徐下。

——幕——